

政 治 經 濟 文 化

# 時事評論

THE CURRENT REVIEW

第一期 第六十號

琴 梅 屋



美名作家鮑華訪問  
梅蘭芳博士圖為  
曹 鮑印大使女公子  
梅 蘭芳華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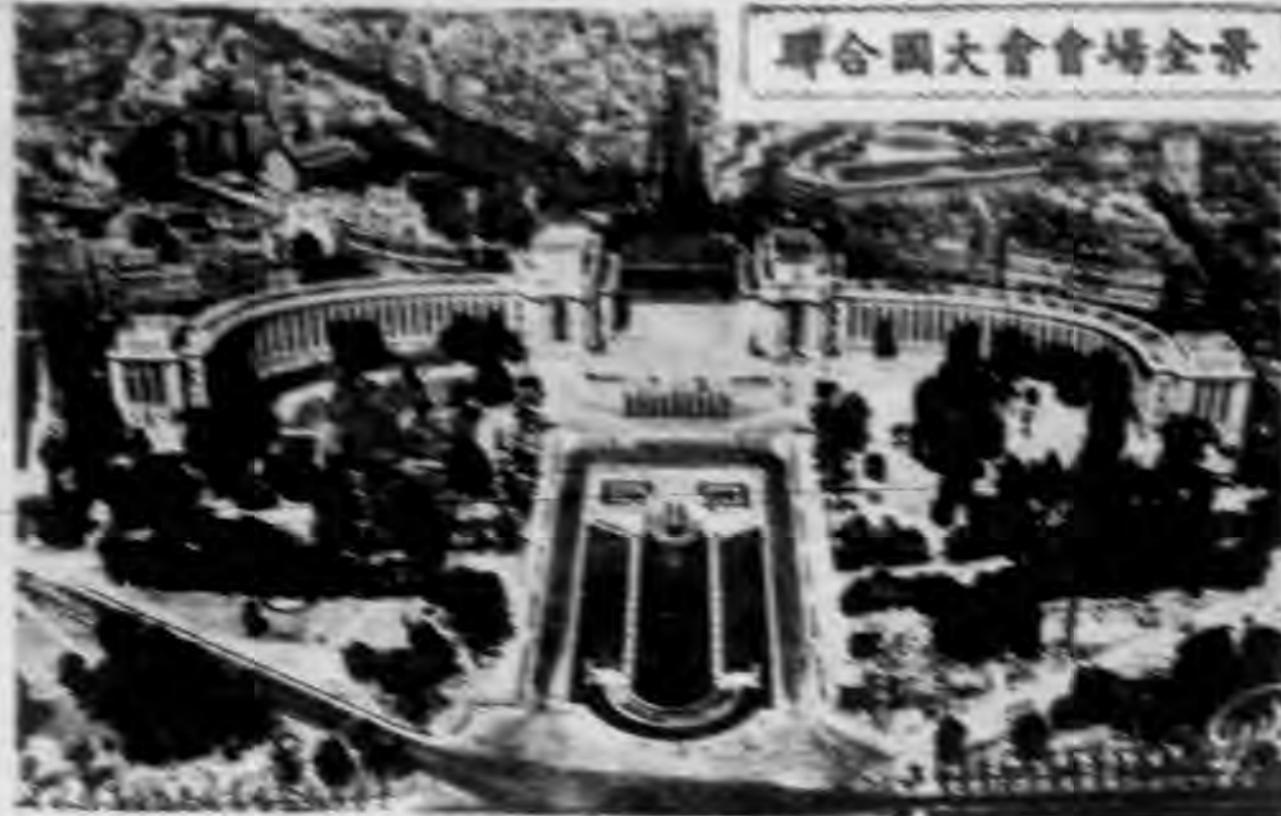
ANHWEI CHINA



巴勒斯坦的流亡者以猶太工人從一處土耳其船隻上卸下數百箱物資。港口還在耶路撒冷聯合國所支持的「耶路撒冷計劃」為進行。這個方案的高峯中心，往來軍事運輸由以色列軍隊所駐守。



英國重工業的一部——烏拉山脈以東西伯利亞境內秦斯



雨下即停，前大會堂裏盆景，似在莊嚴地聽公審處。中國平合會大會堂裏盆景，似在莊嚴地聽公審處。中國平合會大會堂裏盆景，似在莊嚴地聽公審處。



十二、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美國底特律(Detroit)兵工廠中工作的一萬四千名工人正在裝設坦克車鋼板，該廠遵照政府政策，預定每月能生產坦克五十輛。

目錄

卷之六

國內外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第一卷 第十六期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發行者 主編 潘時事評論週刊 社總經售處  
潘時事評論週刊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 話 九二四七六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12號  
電 話 九六〇一五  
上海(19)周家嘴路1020號  
電 話 五二一八一〇五六〇  
印刷者 印刷公司

當前的教育問題	鄭夢良
對當前大學生自由的看法	陳秉龍
美國的第三黨——進步黨(續)	徐秉虎
論威權模倣	張喻農
昆明社區的變遷	陳秉龍
美國共和黨	陳秉龍
聯合國大會特輯(一)	宋桂輝
早春(續)	余才友
大學	顧淡文
生	徐培根
春	王德昭
大學使我失望	朱良善
《春》	朱良善
當時的新舊問題(答韓通訊)	劉永康
流亡在平津的東北學生(北平通訊)	唐夢華
中華開的失恥(廣州通訊)	杜良仁

答前二章論者

◎先生們說本刊的體制「嚴整，無系統，不循規矩」。這會把本來就十分費解，已經費解的問題更難解。而在你所舉舉出的幾例之外，我真心地為先生們深感惋惜。不論你亂舉兩三例都沒有關係，就是「蘇聯已倒」的歷史太簡單了。難道，「好的開始對於成功的一半」。但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不這樣，我們正在做着你們大可不必。教學就像以身垂範，如果在頭的領導大老，我們自然可以理解其原因。但請記，另外還有一個不能共理由的理由，就是因為爲文章的統一性實在太多了。而惟有統一性又不大願意「參差」。所以過去的發稿，我們都是在「編輯」「總編」的考慮裏中度過的。而到最近兩期，我們收到的稿子才逐漸增多。想一想，我們可以知道「總編」了。我們希望今後的「青年評論」能够「統一」一點才好。總算逐漸慢慢光大。

◎「青年評論」，領導與支持」，在目前正確十分需要。不過想在事實上有困難。這個不是說我們沒有這種方面的條件和意識，而是說在政府的法令底下，我們實在有點兒「害怕」。所謂別說「發揮，領導和討論」的機會，其實不容易建設。十有八九是不經於政府的。如果政府也要引用甚麼「思想統一」的話，那我們就不得不會給去挖喫嘴？所以這一說不能算到。況先生們終歸取笑。（余才友）

小小的心見，大顯的優謹於貴刊，想先生們一定能接受的。貴刊定名當時事評論，吾們顧名思義，就認為是偏重於發評點當時事的刊物。同時先生們又會要明，貴刊是一本純為人民說話的刊物，不投機，不取巧，也不搭大架子，又不是什麼人的尾巴，更不偏任何人的腰包。誠然，一本專門替人民說話的刊物，當然應當這樣做。可是在目前的許多刊物中要真不偏到這樣，簡直可說是沒有，左偏左，右偏右，專門替人宣傳，在中國的，那就成了風中之燭，真是一點要不得的害。為人民說話的刊物，絕不能走這樣的路子。貴刊能走上正軌，那真是值得各們佩服的，同時本編輯處之。但當者們編完內容以後，就覺得有許多地方面不够擴張者需要——尤其是人民所發於讀者。故以欲十四題發吧，中國的母語評論，經是壞掉，無系統，不切實，同時又太柔軟。這或許是吾們少數人的主觀意見，而不能代表多數或全體讀者於意見。不過吾們總覺得要看兩面，一定要看進去的。所以名「當時事評論」，就是指對於各以某種的評論，不看被評論的對方是誰，門派，黨派，都不要怕。同時吾們在讀者的地位可以最大力量來擴張。因爲讀者的言論才是現在中國人民所要求的。

最後希望以此能更多插入關於軍事的批判，歡迎

，和評論。請你們快快—— 諸讀者上十月十四日

從速解釋放學生

日本内閣改組

在蔣介石的袒助之下，董田內閣，終於久負醜名，敗露之後，雖因和軍工大廠聯繫的經費而擋不住更強的保守反動老政客吉田茂再度出面組閣。現在新內閣人事大致已定，因各政黨及無黨派人士的堅決拒絕合作，已被迫而趨向於一黨內閣的形勢。要此，舊的極端保守的掛名「民主自由黨」的一派人物，可以明目張膽地幹一下了。

據新亞社東京十七日電，吉田自知其內閣再苟延不可長，故本不勉強徵政人才，在無濟蒼人選時，即採首相兼任辦法。可知他一下手，已不告成文——雖則不舍人民大眾之不，更在選外。總所欲致於這樣大臣者，想因有英國政府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的支持與鼓勵。吉田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對蘇田的據革頭實約內的「中道政治」。當吉田在搞「中道政治」伊始時，有一個記者去訪問吉田，他便答道：「中道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請你去問蘇田。我以為中道是騙人的，欺騙民眾的。我是資本主義的，只知反對共产主義。」他的頑固保守而有所恃而無恐的態度，表現得極為明白。

①「軍事的推測，經過和討論」，在目前的確十分需要。不過這在事實上有困難。這個不是說我們沒有這一方面的資料和意見，而是說在政府的法令底下，我們現在有點兒「害怕」。因為這裡「推測，報導和討論」的結果，其實不容易辦，十有八九不歸於政府的。如果政府重要引用甚麼「嚴肅嚴教」的話，那我們還以為不能會給我們嗎？所以這一點不能推到。請先生們轉回原文。（余才友）

從速釋放學生  
特別要在本年八月二十七日，陸續拘捕的學生，  
繼續到近兩月。但兩月來，資訊工作尚未完畢。現上  
海一地被拘捕學生八十餘名的家屬，在十月二十六日  
下午四時假中央委員會舉行集會聽取各項，希望將有關  
早日審理，並要求保護各生。這希望和這要求是十分  
適當的，政府應該採納才對。

本來，政府這次利用特列庭內捕學生的方式，來  
限制言的選擇高壓的專制統治，是大有商榷的餘地的。  
然不論「亂世用重典」的政策在原則上有無問題，  
在審視環境方面應有無必要。就事論這種高壓政策的長

在美帝國主義在遠東支持保守勢力而鎮壓民主勢力的一貫政策之下，遠東各國的政治精英反動，而擴張民主的人士和人民大眾的奮鬥工作，將會在艱苦，這是既定的。

## 當前的教育問題

鄭子

憲法規定教育經費佔全國總預算百分之十五。現在教育部已經通令各級學校如願了。雖然這只能發生一種象徵作用，但對目前這不景氣的教育界說來，總應該說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喜訊。所謂驕傲於無，有總比沒有的好。

當然，對教育界的不景氣，教育機關應該負負大部份責任。過去的經費雖然有限，但不能否認的是，許多事務也很多。現在經費一夕氣加了兩倍。今後如果還不能够善加利用的話，那不景氣的教育界還是不會有繁榮昌盛的希望的。所以教育部要不負重大的責任，便應該討過去的缺點來作今後的參考。

在原稿上，教育部對胡先生底「十年教育計劃」應該重視。不過我得要特別聲明的，就是胡先生底「十年教育計劃」並沒有經過客觀的考慮，缺點尚多。這許多教育界的先生們已經嚴正地批評過了。但是，胡先生說把有限的經費，集中用在我們學校的辦法，實在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只論技術方面的問題，當然可以從長計論。我也覺得，過去那種教法平均維持的辦法始終不是一種辦法。因爲一些「拆牆子」的學校「風分」掉了有限的經費，其他一些辦學認真而成績卓著的學校就分配不到足夠的經費了。這下來，於是整個的教育界給造成了一個「不死不活」的局面。所以教育部今後要將遠改變這種「不死不活」的政策，對各級學校要負責加以整頓才對。老實說，那些「拆牆子」的學校是應該要給裁汰的。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地把有限的經費集中用在一些辦學認真而成績卓著的學校。而中國今後的教育界才可以朝向繁榮昌盛之途邁進。

我始終覺得由特種刑事法庭傳訊「職業學生」的辦法，不大完善。這個辦法在「法律」上曾經有根據。但在事實方面也許會收到完全相反的效果。政府要顧慮學校就是學校安定。但這個辦法不但不能使學校安定，反而會增加學生對政府的仇恨。據當時老先生說在學校裏面，真正的「共匪間諜」只有百分之三。其餘百分之九十都是無黨無派。不過我們要知道胡先生所說的無黨無派，都是一些熱情而堅韌的青年。他們對政府，老實說大都是怨恨的。因爲他們不滿現狀。另外他們對「共匪」是大都是同情的。而極少數的「共匪間諜」之所以能够把學校當做政治鬥爭的場所，完全是由於這個緣故。政府要學校安定，首先就應該認清這個事實，然後才可以對症下藥地加以整頓。我覺得政府要肅清學校裏的「共匪間諜」，在事實方面是相當困難的。這次特種刑事法庭傳訊的學生，大概都是一些自衛會的幹事，或者什麼類型什麼黨派的負責人。不過這些學生都不是「共匪間諜」，而是某些熱情，愛國，不滿現狀的無黨無派。因爲真正的「共匪間諜」都是極端的無黨無派。所以特種刑事法庭不能肅清學校裏的「職業學生」，不能使學校得到安定。

所以我向政府建議：（一）在學校以內，政府要讓學生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二）學生如果到校外作政治活動，妨害公共秩序，可以由警察局加以逮捕，在二十四小時以後移送法院。這兩個辦法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可以不必多加說明。不過要請地方治安機關特別注意，不要輕舉妄動，以爲圖來可以隨便有責任往「共匪間諜」頭上一推了事。而這兩個辦法是屬於消極方面的。另外在積極方面，政府整頓學校的主要目的，應該要使那百分之九十的熱情，愛國，不滿現狀的學生蔚然成風。所以還應該：（三）使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政治與教育有合流。因爲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育是政治的一環。如果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就不安，那整個學校是不會成功的；（四）「黨派退出學校」只能是一種理想。上頭說過，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育是政治的一環。既然這樣，那就需要退出學校是不可能的。說到這裏，那國民黨學生底責任就格外艰巨了。他們應該要在各樣的團體公開活動才對。他們不再要像過去那麼怕見天日地躲藏起來，不再要像過去那樣忍氣吞聲地委屈自己。他們應該要以堂堂正正的國民黨員的身份和同學見面才對。

還有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應該火速安置各個大學的畢業生和東北、太原、開封等地流亡在平津京滬的大中學生。我們覺得安置學生在目前十分重要。今年全國各大學的畢業生「共五萬多人，政府有責任安置他們。因爲他們是政府在錢送出來的。不過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安置學生和收容難民大有分別。換句話說，政府要使他們獲得適當的畢業，要「人盡其才」地加以利用。另外那些東北、太原、開封等地流亡的大中學生，衣食住已經對他們構成了極端嚴重的問題，情狀確實堪憐。而且從報上常可以讀到關於他們底「討生活，苦不堪言」的消息。那他們對社會安全已經構成了一種威脅。光北平一地，流亡的學生就有一萬七千人。其他漢口、南京等地雖然沒有統計，但數目也不會太少。政府應該安置他們。在目前，政府應該要讓他們得到溫飽。應該要讓他們不委廢學生。

是不能安定。對於這，政府除消極地修正薪工辦法之外，還應該積極地從速妥變財政政策，讓實穩定幣值。在這裏，我單就薪工制度一方面提供若干意見。

誰都知道，這次政府改革幣制的計劃並沒有通過審慎周詳的考慮。所以實施起來百病叢生，再加以生產的萎縮，物價怎樣也就不會穩定了。物價既然不會穩定，那物價指數就應該繼續公佈。但根據過去的經驗，可以知道按照物價指數發給薪工不是安定公教人員底生活的根本辦法。但在目前，這又可以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現在，就是根據這個辦法來發表意見的。據申報杭州七月廿九日訊，浙省府為安定公教人員生活，提高工作效率，決定改善待遇辦法：（一）縣每員自九月份起配給平價糙米七斗，軍營減半；（二）每人每年分冬夏兩季原市價配布五文；（三）子女教育津貼暫以中小學為限。此外尚有醫藥補助費。這個辦法的用意十分好，而且切合實際需要。雖然有些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不妨拿來當作參攷。這個辦法牽涉到了配給實物的問題，也許有人要懷疑到它的效果。但是要知道，過去配給實物的辦法其所以沒有成功，並不是原則上有錯誤，而是事實方面有困難。抗戰期中，政府規定公教人員底直系親屬的米貼，最多可以報五口。每口兩斗總共一石。後來政府改變辦法，規定以年齡做標準。三十歲以上的得一石。以下的得八斗六斗不等。不過政府沒有人口普查的材料，對「親屬」和「年齡」記不清楚。所以結果發生了許多虛報的事實。造成了一些啼笑皆非的現象。但要辦人口普查是十分困難的。就目前說來，恐怕要以服務年資當作標準比較恰當。比如說，在某一個機關裏面，凡服務滿十年以上的，可以得一石。十年以下的，依次得八斗、六斗、四斗和兩斗不等。這對服務年代久的老大人，可以說十分公道。而對新來的人，也可以說不會虧待。這裏可以附帶地批評一下，就是浙省府每員七斗的辦法是不公道的。因為義務不同，所以福利應該兩樣。至於價格，最好以無償配給為原則。要不然，也應該規定得特別低廉。另外來源方面，在目前很可以利用美援的糧食。

對當前大學生自由的看法

既然是冠冕堂皇的民主時代，自由當然的是每個人民最合理的權利與需要。每個人在一定的範圍內享受它，同時合法的使用它，如果有人定要強調畸形的理由，否認甚至傷害這種自由的時候，他無異就是封建、獨裁、法西斯的餘孽。

當然，專門在學校裏面搞政治的一般學生應該傳訊。但是當前大學生合法的自由，無論如何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其實是大學生的合法自由，我認為是：

第一、經濟的自由，智識應該廣泛地接受，求學決不能束縛於一個小圈子裏。一個科學家，他一定得讀一切關於科學的書籍，然後消化它們，把它們重新組織起來，在真正的瞭解裏，研究和推演出新的發見。作一個時代的大學生，自然也是一樣。他有權利去讀一切自己喜歡讀的書籍。要這樣才不會盲目地相信某一

機關的合作社應該加強組織，不要徒有其表。沒有合作社的更應該趕快設立。合作社唯一的任務就是替公教人員辦福利。上面說的配給米可以由合作社轉發。除此之外，政府還可以把一些日常用品通過合作社廉價配售公教人員。不過要能實用。像有一個時期，政府配給的甚麼一尺寬二十四尺長的白土布，實在沒有用處。所以配了等於不配。合作社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好好地替一些單身的人辦伙食。一切開支由配給米裏面照扣。再娛樂茶室和小型圖書閱覽室，也有設立的必要。這樣的合作社當然是偏重於消費一方面的性質。不過機關合作社的生產事業，在事實上不大容易發展。對於這樣的合作社，政府很可以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管理，或者從旁加以監督。這說來未免小題大做了。但由於過去的經驗，現在的確有加以強調的必要。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就是今天大多數的公教人員對子女的教育和意外的疾病，反而感覺到比吃飯穿衣一類的問題更要嚴重。這是誰都看得見而且誰都在談着的，可以不必多加申述和解釋。這裏不過提出來請政府特別注意罷了。當然，政府在過去有過關於這一方面的立法。不過都沒有發生實效。或者說，公教人員都沒有得到甚麼實惠。對於教育，最成問題的就是在中學和小學。因為現在讀中學和小學，實際比讀大學不知道要貴多少倍。所以政府立法的重心就要放在中學和小學一方面。津貼的範圍，主要地要包括學膳費和書籍費。至於醫藥費，要以「賣報賣銷」，或津貼百分之八十為原則。不過政府要指定可靠的醫院。由醫院直接向病者的服務機關記賬。一切醫藥手術費用不經過病者底手。這一則可以省去麻煩，再則可以避免弊端。

健全的退休制度和合理的撫恤辦法也十分重要。現在一些遲到了退休年齡而實際不能退休的公教人員太多了。一些應該得到撫恤而實際沒有得到撫恤的也不少。對於這些公教人員的善後，政府應該要特別注意。因為這不但對他們是一種安慰，而且對其他的公教人員也是一種鼓勵。

陳慶龍

南京圖書館

種說法，才會養成研究，探討真理的習慣。所以讀書的自由，是使大學生們對於事物有更具體，更深切的理解和認識。不但可以醫治青年盲從的病症，而且是一個指示青年人走向正當途徑的指標。

第二、思想的自由，這一點，表面上看來是不容易統治的，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思想是人類活動的原動力，有怎麼樣的思想，就表現怎麼樣的狀態。假如你一定要用武力或其他方法去壓迫他改變思想，或者表面上你會成功，但實際你會弄得更糟！反過來講，他一定對原有的思想更認真地保守著，而對於你當然更加痛恨。總之，壓力愈大，反抗也愈大。「統制」思想的最好方法是「說服」。當一個青年自由的思想表現得不正常的時候，你該用對的理由去說服他，直到他對於你的說法真正的感到正確時為止（不過要注意的，就是這並不是說教）。

## 學習運動。

第三是討論與出版的自由，這兩種自由是根據於上面兩種自由而產生的。當他們用智慧充實了自己之後於是就覺得甚麼是應該宣揚的，是可以用來作規範的。什麼是不好的，是不適合時代和人民的要求的。接着一種善良向上的責任心，促使他們起來改革。本來，自由產生於不自由，民主產生於專制。民主和自由在歷史發展的道路上，自有它演進的程序。換句話說，自由和民主是人類進步累積的成果。這成果，現在還繼續的跑著它的道路。

現在是民主的政府，人民的黨記。我們不能曲解了民主的意義。要認清民主政治是人民與政府之間訂立的一種互相遵守的契約。人民遵行政府所定的法令，政府代表最大數人民的意志。十九世紀西洋的共和主義——也就是進化主義，會且是代表最大數人民的幸福，何況是進步了一世紀的民主時代？我們知道在

## 美國的第二黨——進步黨

(續完)

徐秉謨

總結一句，進步黨的老根，建立在「普通百姓」上。——中小資產階級，職工會下層領袖和成員、開明而覺醒的知識分子，覺醒的農村工人和黑人。假如說

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傳統的特權階級的政黨，那末，進步黨纔真是人民的政黨。

當然，進步黨在大選中的前途不容過分樂觀。排列在進步黨前面的還有許多困難的阻礙：首先，二個老黨擁有全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宣傳工具（報紙、無線電），他們集中力量一致打擊進步黨運動，這每天應辟版面廣大人民。其次，許多法律和超法律的限制阻止第三黨運動在各州展開。譬如選舉稅的不勝負荷，再如各州的選舉法，華萊士必須由選民的簽名呈請方得批准，且各州的簽名呈請的人數和手續也復不同，這使某些州的選民想投票華萊士的票而不可得。最後，美共與華萊士的關係，也使某些美國人反猶太不勝；據說華萊士的人品，多半不喜讀美共的每日工人報的。華萊士認為美共太積極的援助他的運動，反會影響他子出賣了工人運動。也在無形中削弱了進步黨的力量。

進步黨不僅有許多自身的困難和障礙，且有更多外來的打擊和逼害。第三黨運動的展開，無異給華萊士敲起警鐘，因而它的勢力愈長大，愈受到人民的擁護，它受到統治階級的殘害將愈可怕。夭折的麥特法案，其打擊的目標分明不僅是華萊士，而主要的是打擊「共黨陣營」和「受共黨控制的政治機關」——華萊士的進步黨。進步黨費城大會前二日，即七月二十日，聯邦調查局逮捕美共領袖十二人，開始企圖增加人民的「赤色恐怖」，以減弱華萊士和進步黨的聲譽；因為美國的輿論，早就譴責華萊士為一犯。八月初，華萊士又製造紅色閱歷案，

民主政體下，人民可以指斥政府，糾正政府不對的措施，並且可以公然反對政府的違背人民願望的決策，這是人民的權利，也是人民不可避免的責任。

最後一種該輪到身體的自由了，這次特利庭的大拘捕對大學生的身體自由，無疑地是一種極端嚴重的迫害。這不過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而已。而這當然也是極不合理的。我們堅決反對。要知道，沒有一個大學生是願意讓他的祖國毀滅的。他之所以不滿現狀，其所以投身於高漲澎湃的學運浪潮，只是渴望有一個合理的社會而已。難道這樣應該被拘捕嗎？要知道這樣的理點是拘捕不了的一頭可憐，身可殺，而真理永存，望政府好自為之。古人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章 章 章 章 章 章

被調查的都是羅斯福任內的自由先進份子，其中有幾個與華萊士有密切關係，他們的目標是想藉羅斯福的特權來打擊進步黨。

不僅是華盛頓的白宮和國會，各地方的惡勢力也向進步黨展開攻勢。據說華萊士的大學教授和非政府官員有許多被逼辭職或革職；為進步黨簽名的許多人遭到逮捕；有許多學校的擁護華萊士團體被迫而成地下組織；南方各州的黑人時常受到不許參加進步黨會議的恐嚇；與進步黨會議同時，三K黨在喬治亞舉行二十年來所獨見的大規模示威；副總統候選人泰勒，在北明翰從「黑人入口處」進入會議，竟遭逮捕拘禁，被控違反「隔離法」，處以罰款，華萊士本人在各處旅行演講，有時找不到會場，沒有座位或擴音器。

正如華萊士自己所說：「對我們黨的逼害，恰足表示我們的重要。」「逼害的政策，不但不會發生效力，且會引起美國人的反感，同時反而加強了附屬我們的運動的人們的決心。恐怖主義徒然叫許多人的眼更聰明。」

進步黨的道路終然是崎嶇險阻的；用市儈的眼光，過早地較量它在大選中的成敗，那就低估了它在美國政治鬥爭中的歷史意義。它不是單純爭取選票的黨，這黨在今年大選中輸掉了一個回合，也絕不等於輸掉了戰鬥。

它是一個發展中的運動，一個有吸引力的結合，它是時代的新兒。它與人民同在，它的要求，非獨暢與寧靜所能擊退；它的作用，亦非僵硬與封鎖所能消除。這一支「革命的軍隊」，終將成為全美人民的新生隊伍，去擊敗華爾街的反動統治，而建立起一個和平、自由、繁榮和進步的美國。

論威權模倣

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一切人類的天性上都有一種社會的本性，而都是欲與他人相互通合的一種衝動，這種衝動的最善表現為善或惡是國家。就歷史的觀摩言，社會衝動的最初表現為異性的結合，其或是群居家庭，諸以男女分工，繁殖族類。其與時日無異，簡單的結合，已不能以滿足人生的要求，遂有許多家庭而離析。此後，互聯體體，逐漸擴大，久經演進，而有國家，故國家就是人類社會進化上最完美的階段，此亦本部是追求公私共同目的的一種正當手段。然同時，有關政治而見組織；首政治各項制度，而此兩種又數建立在一所謂權的社會形式（Authoritative type of government），即法律（Law）的基礎之上。此種權的構成具有兩大支柱：其一為權，是自己真有求生與保衛自己的本體與力量。其二是威，是社會團體同一種相互依存與參照的獨立與尊嚴。兩者配合，便是所謂社會的威權。霍布士（Thomas Hobbes）氏以「自衛與立」（Self-preservation）爲人類一切行爲的基本因素，而權力（Power）就是相對於此的足以障礙他人的第一力量。被人類的普遍相信，那是永久不變的是權力的增加，其原來本身更大的權力有更高的快樂，亦非不確於其已得的相當權力，而是企圖繼續保有其已得的權力與維護其生活的美滿安全。因此，人人皆有相等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所謂自然權利就是各個個體有使用其力量的自由。祇是同時，權勢的又有二種自然法權（Law of nature）的存在，在禁止作一切有害於其生靈一事，並命令其作最能保護其生靈之事。當此項目自然權利與自然法律並列的一時候，大家便開始意識一種「威權者」（Common power），使其具有威權，對外防禦侵奪，對內阻止人民人間的侵害，其具體形式便是國家與政府。就國家與政府所持有的行政權，其權責亦有兩大支柱，其一是由制度而建立的「權」（Sovereignty by constitution），其二是正經歷史建立的「權」（Prestige by regulation）。兩者聯合就是所謂政治的威權。

前言，人類又是複雜的動物，在作為一個生物的許多水在社會中，無論是思想運動的家族（Hereditary movement Complexes）實行傳遞和承認（Acquired movement Complexes），在不被侵擾的情況而得以貫徹與完成。所以方法，且含有預先發展社會生活的意義。這一類中之動物，當然很自然地對抗野獸動物的本性爭勝，要一覽相應本龍的

基本上，這是另一個與相謀的活動，以滿足其項羣性的慾望。第二是符合團體於團體的傾向，可當作一種團軍團體的傾向。沒有機會去調和人類社會中的本質與習慣，則社會生活將無動機的希望。故此種模倣是牽涉着心理的交互衝激與反應，結果使每個團體的活動趨於一致。第三是一種理性的建議，這是人類智慧或甚至相當高度的結果。已不再是純粹的動作模倣，而是一種由考慮而成的覺察與反應。此機由一個個傳給另外個以某項觀念或行為的心意形態，名之曰社會的「擴張力」（Expansibility），也就是形成擴散的需要與心理因素。正如鮑立特（Orville Biddle）氏所謂：人是社會的，因為他是可授意的。同時，模倣所藉以表現出自己齡齡年幼的心理者，隨着這幾件而生的各方面狀態，其種類之繁複既正和可以模倣的東西與動作之繁複數相周。且各種模倣的傾向與所藉以表現出自己的心理歷程，都含有至少兩個人之間底心的交流，一個是聽者，一個是發音者。而此得印入與接受的心理歷程，其結果就是或多或少的被發音者之動作與心的狀態為同者所同化。鮑立特謂：「模倣性乃人和別種生物關係所公有而只這樣最充分的一種本能。」可知模倣的動作凡能引起動物都有，在人類社會中為動作尤其顯著，而且是構成人類社會的主要推動力之一。

故模倣模倣（Prestige imitation）的本質是二種社會心理，但更說則成為一種政治行動。社會是各個團體與集團的融合體，藉心理的交流作用，以營公共生活。模倣是公共生活的基本條件之一，其若著者實為對於模倣時興的狂熱。當時的論衡並非全在實用（Utility）只是為「美譽」（Conformity）。如衣服、文書、器用、乃至行為道德、美術，甚至意志與理想，都不免有連串的表現。即使時間本身毫無任何利益與價值可言，而且具有損害，但以蒙受獎勵的威力施諸個人身上，其誠迷濛此項模倣的行為。當時實即意味著一種人心所歸，或是說明一種時代潮流的進步傾向，但有時亦足以成為嘲弄刺諷的現象，兩端相反的結果。小貳者始由服裝襯足，以至橫發赤足，多少小丑的歌謡與輕力棍要在隨時上。至於「聖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人」，則更是個悲劇的歷史先例。同時，普通的模倣，有時可藉一兩人的接觸，是人的社會行動。領袖的舉起，其最主要的因素即是人本身的威權，又稱「人格威望」（Personality prestige）。

二一、威權模倣而面觀  
古代君王是人間威權的偶像，生於子寧上大權在握，富貴榮華，集於一身，故往往成為政治權威的主要對象。這些一方面在政治組織上握有統治的實權，而運用其強大的統治威權，成為「海權」，另一方面在社會意識上則擁有一種供人崇拜與景仰的威望，漠無限制的去滿足與行使多項威權的結果便成為「淫威」。這種加上淫威，則所帶來的政治一定只是暴政。其時若以人民不應而尊祀之，光復後法則恐難苟安之。試看秦室失掉楚漢爭霸時的兩位人物，其行為為何如乎？後者劉平布衣潦倒時，就在做着皇帝的迷夢：「高祖當搖威動，庶接奉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回憶，是霸王的崛起野心，也起因於一橫龍躍泉的念頭。「秦始皇帝遊於會稽，渡浙江，望與禹俱禪，蕭何：實可取而代也！」兩人口氣雖不同，態度則是一樣的。一旦成功的時候，當年嚮往的威風便顯出來了：「破秦軍，橫扫自見諸侯，將入城門，無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是心憚歟！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縕夜行，誰知之乎？」其全被炫耀於顯赫的一種心理，不堪玩味。而另一個在「中原定鼎」之後，也就同樣要走馬回京去表揚了一番，故「大風起兮雲揚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歌，其得意忘形的情景尚可想而知。由此可知威權複雜在古代有許多政治關係中所佔的重量。同時，威權模倣同時亦伴隨一種報償心理而發生，統治者與人民間固然如此，表現在國與國間的侵略與征服尤然。巴黎城中，凱旋門下，多少次地憑著威權而大顯耀的愛與恨，歡笑與淚流！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國賜給元帥以勝利的獎章，在 Compiegne 森林第十二一九號官廳內，威風凜凜地見英國指揮代表，然而國運有限，時間無情，至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希特勒也在同一地方與同一營幕內，以同樣的雄姿與威風，見見法國投降代表團，皮韋斯默連看若 Hugotier, Léon, Dugouau

• 會 論 \* 雜 誌 •

時代裏，這種冷感者停頓著之。這就是人性那惡面的無任滿足，也就是無端地像如上面所說心理的結果。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或國與國之間，當一方以極權而逕去壓制與欺凌另一方的時候，和平與安全是永遠談不到的，威權本身也如泡影般的空虛！

最初源流及成因，不能不依循著一脉學者的考究，與日漸  
微之此，牧童猶拜其上，被放也。教丈之威，而賓主不能登  
，嘉草也。」馬奇亞凡理 (Machiavelli) 上帝佐佐名亦曰：  
「使民愛君不如使民畏君。夫惟德畏威，而政之上，而不易  
及，苟兩者不可得缺，其取後者。民性之常，性懦而貪。伏  
德所愛，惟榮益榮。長在威嚴，得所操持。」因此，賓主  
賓主約莫治人民，首在建立自己的無上威權。馬奇亞凡理  
氏以爲嚴厲較治者的溫謹，一是用法，一是用刑。前者是人  
類所愛，後者爲人類所逼迫，而君主必須取法於嚴峻，其  
中應該選擇的是風範和禦子。禦子不能防禦禦子，威權不能  
抗拒威權。所以學做風雲是要發揚開升，學做禦子，則是要人  
擋走射箭。同時，人君在一切行動之中，要表現出偉大、勇  
敢，在座，與不可一世的神氣。遇事一經判断，都有錯誤，  
亦千萬不能轉回。處處強要氣象闊大，派頭十足，使人畏與  
服膺而生畏懼之心，不敢生任何輕視與抗議的念頭。於是  
，其已做到君主的便是這樣威權作祟，大顯八面威風，沒有  
懶惰的一般人便分成兩派，一邊是安分守己，自怨命薄而已  
。另一邊則往往挾威權，發揚指，自命不凡，將成一種夜郎  
自大的夢想狂 (Pessage) 與幻覺病 (Hallucinosis)。前報  
載本京最培養其妻控告有神經病案，當時有被送進醫院時  
，他要醫師放她出去，說是已經約好了杜魯門與兩主憲在國  
際飯店備重要會議。又向醫院裡賄醫生需八千萬元，說是要  
令她搬玉歸，條件既絕。誰知這類，即其一例。其裏面走險  
者甚且與謀殺天下子，造起反來。「華容道傳」載：王始聚  
衆於太山。自號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  
，弟爲征西將軍，集官僚討論之，斬於都市。應到或問其父  
及兄弟與在？始答：「太上皇帝，棄塵於外；征東征西，亂  
軍所害；惟獨一身，幽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  
，以至於此，奈何復言。」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  
家，不亡之國乎？行刺者以刃襲擊之，始仰天罵曰：「崩則  
崩矣，然不去其號。」而可謂要過皇帝的邊，其中味道之足  
，可見一斑。又如「李義薄」載：任國與韓中孚同及張良齡  
商自立，而命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測者曰：「  
一日貴為足，而况數年之乎？」因問曰：「數年天子孰與百載  
而終？」一占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候之言，據之上者也  
，故能算無與焉大白喜者以無情的對照。」

於物質生活上者尤甚如此。有職有權的人就是有權有勢的人，別人固然要巴結，自己也曉得「人生幾何」而試圖金迷酒色，來為人所害在這方面更為方便痛快，且有公開支持其兼淫眷眷。荀子曰：「人主不美不節，不足以一民；不富不厚，不足以蓄下；不威不強，不足以整暴勝悍。故必恃權大威，而試圖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恃職祿財物，而試圖文章，以塞其目；必恃鷺鷥稻梁，五味旁方，以塞其口。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爭權人和，到處是應聲的頌歌。」（高麗篇）這一套倒是很實惠的建議，使古來統治階級所得利益集團，得以作威作福，窮奢極慾。讀中國史書（亦即是皇族的家譜），到處可見吃人的皇帝，無所顧忌之。」（高麗篇）。這一套倒是很實惠的建議，使大夫畜狗馬，百姓織布帛。」（侈靡篇）。其他衣食住行，莫不窮極奢華。通阿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南闕、武庫、大倉。謂寧長史其壯麗，甚怒，謂阿治曰：「天下尚猶未定，故可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漢書高貴妃記）。貪掠驛道，珠韻玉响，老百姓只能於神話中求之。『國語』中規定皇帝吃的東西有曰：「膳夫掌王之飲食羞膳，以養于天下方未定，故可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漢書高貴妃記）。食用之間，可謂洋洋大觀，而到明朝英宗仁宗時，工部所造皇帝膳食器皿如金盤銀白瓷器，達三十萬七千種有奇，廚役之額，達六千三百餘名。天順八年光宗皇帝是果品物料就有二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斤。（明史食貨志）在上者的享受與揮霍既已至此極點，其臣屬與所謂金親國戚也者的禮數，亦如大顯神通，與主子競豪華而超過之。明世宗嘉靖江寧家，得黃金七十錠，白金二千二百錠，其他希奇珍寶，不可數計。嘉靖富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黃金十五萬兩，白金二千兩，連胡椒都有四千石，其餘可以想見。這真是豪門資本的好例，但其造成一半是由於本人威權權貴的心理，一半是當時存在著這種揮霍的慣式。

三千年前，張子即作過如此沉痛的控訴：「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必厚作斂於百姓，舉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古樹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而起，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供內荒，振張京，故國貧而民離怨也。厚作斂於百姓，舉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以爲樂舞，以爲衣服，以爲鈞，雖玉以爲潤，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勇服。貨財勞力，舉歸之於無用也，是以其民淫僻而詭冶，其言奢俗而難識也。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鰐鰐，蒸炙魚鼈，大國歷百器，小國歷十器，食尚方丈，目不能馳視，手不能觸摸，口不能誦味，冬則凍冰，夏則薄雪，人若爲飲食如

百姓，以純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羽綺，女子服以紗縠，而鬢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種，而營利賈，女子鬻其絲綸，而營貿糲。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民飢寒盡至，故爲盜賊也。」（詳過篇）。現在今日，上承洪湯革命以來的百年職業，國力空虛；下接艱苦的八年抗戰，元氣大傷；人民的魄氣未定，動亂動真火逼遷而來，烽火遍地，搜括無所不用其極，刀俎之下的魚肉，糧食急以待烹！那些僥倖，那些興亡，那些恩仇，何嘗不是民間民食的聚宴？要人的軍閥滿天，要人的軍閥滿天，一滴汽油一滴血！物價如野馬狂飆，炒票發行額已逼天文數字，當局在財政上無不就開源，亦當節流。金陵城中的聚餐景象，怎麼粉飾得了太平！道路相傳上次國大還難以想像，當時，其中有張國軍上校道：「去年人吃我，今年我吃人；明年我吃我，後年人吃人。」作此言者雖大抵是慣着聞玩笑的招供！「心事，我們仔細想來，這豈不是一個既切而沉痛的招供！」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日樂安店中孔在牆上的豪傑場面，對盤旋統治着的中國大地，這真是一個諷刺，而各拿市議的少數份子，何嘗不在向首領的闖人要人們看齊，苦的只是最下層的老百姓！城廬對立，貧富懸殊，行唐見遺孤稚，餓的心理日益蔓延，如火燎原，不可收拾。該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這誠是萬古茫茫的悲哀！但蝦子聽道水無



卷之三

# 昆明社區的變遷

## 余才友

### 貧流民

養濟院的設備異常簡陋。除了一間裝修得非常雅緻的辦公室之外，就只有八排異

常污濁、潮濕而黑暗的土屋子了，那就是昆明貧流民

七八個人。

另外，他們也沒有懂得謀生的技術。從院方的組織系統裏看，可以知道有工藝部的設置，但實際是等於虛設的。因為這，他們才會遊手好閒，無所事事。

便據該院三十四年度的統計，可以知道第一排全住些老人，共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排全住些年老而無依為的男子，共一百八十一人；第三排全住些殘廢者，共一百五十七人；第四排全住些啞巴，共一百一十二人；第四排對排全住些小偷扒手，共二百六十四人；第五排全住些毒蟲，共一百七十九人，第六七八排全住些無力生活的男女，共四百一十三人。總共一千四百五十人。如果再根據該院二十八年度的資料，可以知道養濟院的貧流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比戰爭初起的時候增加了六倍弱。

這些不幸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可以說是屬於另外一個角落的。他們底性格、行為和心理都和常人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復生學

院說完全是由道德的關係，先天就帶給他們了壞的

底素，無論在甚麼好的環境裏也是不會有甚麼成長的。

但社會學者說他們之所以弄到這樣的境地，完全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如果和一般人有著同樣的遭遇，那他們和一般人還是不會有甚麼差別的。對於這可以不必多談。現在專門就社會公

道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他們是應該

被救濟的。關於這，可以從兩方面說：第一要使他們

在生活中得到當時的溫飽，這是消極方面；第二關於積極方面，就是使他們獲得一種謀生的技術。要達

到這，可以從兩方面說：第一要使他們

自爲政，而在形式上給硬邦邦在一塊兒的那麼一個非

官非商，本官本商，龐大而畸形的組織。這組織其實

在民初時代就已經有了的。不過規模比較小罷了。那

裏面分東院和西院，兩院又各自分成若干小院。建築

一律是兩層對稱平房，現在大都已經破舊而衰頹了。

他們除了領受院方發的小施捨米飯之外，其他的和院

方就沒有甚麼關係了。他們整天過着一種順乎自然的

生活。衣食住行子。開開窗戶衣服。從垃圾桶裏拾取一

些破爛衣服。再不就是靠賣物換地給蓋在那些污濁、潮

溼而髒穢的土屋子裏面。另外因爲醫務設備的缺乏，

所以傳染病蔓延，死亡率大。據說有個時候每天要死

七八個人。

另外，他們也沒有懂得謀生的技術。從院方的組

織系統裏看，可以知道有工藝部的設置，但實際是等

於虛設的。因為這，他們才會遊手好閒，無所事事。

便據該院三十四年度的統計，可以知道第一排全

住些老人，共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排全住些年老而無

依為的男子，共一百八十一人；第三排全住些殘廢者，共一百五十七人；第四排全住些啞巴，共一百一十二人；第四排對排全住些小偷扒手，共二百六十四人；第五排全住些毒蟲，共一百七十九人，第六七八排全住些無力生活的男女，共四百一十三人。總共一千四百五十人。如果再根據該院二十八年度的資料，可以知道養濟院的貧流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比戰爭初起的時候增加了六倍弱。

這些不幸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可以說是屬於另

一個角落的。他們底性格、行為和心理都和常人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復生學

院說完全是由道德的關係，先天就帶給他們了壞的

底素，無論在甚麼好的環境裏也是不會有甚麼成長的。

但社會學者說他們之所以弄到這樣的境地，完全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如果和一般人有著同樣的遭遇，那他們和一般人還是不會有甚麼差別的。對於這可以不必多談。現在專門就社會公

道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他們是應該

自爲政，而在形式上給硬邦邦在一塊兒的那麼一個非

官非商，本官本商，龐大而畸形的組織。這組織其實

在民初時代就已經有了的。不過規模比較小罷了。那

裏面分東院和西院，兩院又各自分成若干小院。建築

一律是兩層對稱平房，現在大都已經破舊而衰頹了。

他們除了領受院方發的小施捨米飯之外，其他的和院

方就沒有甚麼關係了。他們整天過着一種順乎自然的

生活。衣食住行子。開開窗戶衣服。從垃圾桶裏拾取一

些破爛衣服。再不就是靠賣物換地給蓋在那些污濁、潮

溼而髒穢的土屋子裏面。另外因爲醫務設備的缺乏，

所以傳染病蔓延，死亡率大。據說有個時候每天要死

七八個人。

另外，他們也沒有懂得謀生的技術。從院方的組

織系統裏看，可以知道有工藝部的設置，但實際是等

於虛設的。因為這，他們才會遊手好閒，無所事事。

便據該院三十四年度的統計，可以知道第一排全

住些老人，共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排全住些年老而無

依為的男子，共一百八十一人；第三排全住些殘廢者，共一百五十七人；第四排全住些啞巴，共一百一十二人；第四排對排全住些小偷扒手，共二百六十四人；第五排全住些毒蟲，共一百七十九人，第六七八排全住些無力生活的男女，共四百一十三人。總共一千四百五十人。如果再根據該院二十八年度的資料，可以知道養濟院的貧流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比戰爭初起的時候增加了六倍弱。

這些不幸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可以說是屬於另

一個角落的。他們底性格、行為和心理都和常人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復生學

院說完全是由道德的關係，先天就帶給他們了壞的

底素，無論在甚麼好的環境裏也是不會有甚麼成長的。

但社會學者說他們之所以弄到這樣的境地，完全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如果和一般人有著同樣的遭遇，那他們和一般人還是不會有甚麼差別的。對於這可以不必多談。現在專門就社會公

道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他們是應該

自爲政，而在形式上給硬邦邦在一塊兒的那麼一個非

官非商，本官本商，龐大而畸形的組織。這組織其實

在民初時代就已經有了的。不過規模比較小罷了。那

裏面分東院和西院，兩院又各自分成若干小院。建築

一律是兩層對稱平房，現在大都已經破舊而衰頹了。

他們除了領受院方發的小施捨米飯之外，其他的和院

方就沒有甚麼關係了。他們整天過着一種順乎自然的

生活。衣食住行子。開開窗戶衣服。從垃圾桶裏拾取一

些破爛衣服。再不就是靠賣物換地給蓋在那些污濁、潮

溼而髒穢的土屋子裏面。另外因爲醫務設備的缺乏，

所以傳染病蔓延，死亡率大。據說有個時候每天要死

七八個人。

另外，他們也沒有懂得謀生的技術。從院方的組

織系統裏看，可以知道有工藝部的設置，但實際是等

於虛設的。因為這，他們才會遊手好閒，無所事事。

便據該院三十四年度的統計，可以知道第一排全

住些老人，共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排全住些年老而無

依為的男子，共一百八十一人；第三排全住些殘廢者，共一百五十七人；第四排全住些啞巴，共一百一十二人；第四排對排全住些小偷扒手，共二百六十四人；第五排全住些毒蟲，共一百七十九人，第六七八排全住些無力生活的男女，共四百一十三人。總共一千四百五十人。如果再根據該院二十八年度的資料，可以知道養濟院的貧流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比戰爭初起的時候增加了六倍弱。

這些不幸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可以說是屬於另

一個角落的。他們底性格、行為和心理都和常人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復生學

院說完全是由道德的關係，先天就帶給他們了壞的

底素，無論在甚麼好的環境裏也是不會有甚麼成長的。

但社會學者說他們之所以弄到這樣的境地，完全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如果和一般人有著同樣的遭遇，那他們和一般人還是不會有甚麼差別的。對於這可以不必多談。現在專門就社會公

道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他們是應該

自爲政，而在形式上給硬邦邦在一塊兒的那麼一個非

官非商，本官本商，龐大而畸形的組織。這組織其實

在民初時代就已經有了的。不過規模比較小罷了。那

裏面分東院和西院，兩院又各自分成若干小院。建築

一律是兩層對稱平房，現在大都已經破舊而衰頹了。

他們除了領受院方發的小施捨米飯之外，其他的和院

方就沒有甚麼關係了。他們整天過着一種順乎自然的

生活。衣食住行子。開開窗戶衣服。從垃圾桶裏拾取一

些破爛衣服。再不就是靠賣物換地給蓋在那些污濁、潮

溼而髒穢的土屋子裏面。另外因爲醫務設備的缺乏，

所以傳染病蔓延，死亡率大。據說有個時候每天要死

七八個人。

另外，他們也沒有懂得謀生的技術。從院方的組

織系統裏看，可以知道有工藝部的設置，但實際是等

於虛設的。因為這，他們才會遊手好閒，無所事事。

便據該院三十四年度的統計，可以知道第一排全

住些老人，共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排全住些年老而無

依為的男子，共一百八十一人；第三排全住些殘廢者，共一百五十七人；第四排全住些啞巴，共一百一十二人；第四排對排全住些小偷扒手，共二百六十四人；第五排全住些毒蟲，共一百七十九人，第六七八排全住些無力生活的男女，共四百一十三人。總共一千四百五十人。如果再根據該院二十八年度的資料，可以知道養濟院的貧流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比戰爭初起的時候增加了六倍弱。

這些不幸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可以說是屬於另

一個角落的。他們底性格、行為和心理都和常人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復生學

院說完全是由道德的關係，先天就帶給他們了壞的

底素，無論在甚麼好的環境裏也是不會有甚麼成長的。

但社會學者說他們之所以弄到這樣的境地，完全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如果和一般人有著同樣的遭遇，那他們和一般人還是不會有甚麼差別的。對於這可以不必多談。現在專門就社會公

道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他們是應該

自爲政，而在形式上給硬邦邦在一塊兒的那麼一個非

官非商，本官本商，龐大而畸形的組織。這組織其實

在民初時代就已經有了的。不過規模比較小罷了。那

裏面分東院和西院，兩院又各自分成若干小院。建築

一律是兩層對稱平房，現在大都已經破舊而衰頹了。

他們除了領受院方發的小施捨米飯之外，其他的和院

方就沒有甚麼關係了。他們整天過着一種順乎自然的

生活。衣食住行子。開開窗戶衣服。從垃圾桶裏拾取一

些破爛衣服。再不就是靠賣物換地給蓋在那些污濁、潮

溼而髒穢的土屋子裏面。另外因爲醫務設備的缺乏，

所以傳染病蔓延，死亡率大。據說有個時候每天要死

七八個人。

另外，他們也沒有懂得謀生的技術。從院方的組

織系統裏看，可以知道有工藝部的設置，但實際是等

於虛設的。因為這，他們才會遊手好閒，無所事事。

便據該院三十四年度的統計，可以知道第一排全

住些老人，共一百四十七人；第二排全住些年老而無

依為的男子，共一百八十一人；第三排全住些殘廢者，共一百五十七人；第四排全住些啞巴，共一百一十二人；第四排對排全住些小偷扒手，共二百六十四人；第五排全住些毒蟲，共一百七十九人，第六七八排全住些無力生活的男女，共四百一十三人。總共一千四百五十人。如果再根據該院二十八年度的資料，可以知道養濟院的貧流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比戰爭初起的時候增加了六倍弱。

這些不幸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可以說是屬於另

一個角落的。他們底性格、行為和心理都和常人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復生學

院說完全是由道德的關係，先天就帶給他們了壞的

底素，無論在甚麼好的環境裏也是不會有甚麼成長的。

但社會學者說他們之所以弄到這樣的境地，完全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如果和一般人有著同樣的遭遇，那他們和一般人還是不會有甚麼差別的。對於這可以不必多談。現在專門就社會公

道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他們是應該

自爲政，而在形式上給硬邦邦在一塊兒的那麼一個非

## • 論評專欄 •

我小學後，跟老撈記。他從年頭是三年，他現在已經做滿一年半了。生活似乎輕鬆，工作時間沒有一定。

再踏過某公司背門外的一道木橋，又可以看到一條正在修築的，比較寬，整齊而堅固的馬路。那兒本來是一塊給人空閒地長草叢的低地，世也給碾得高，高，給人家修起街道來了。

## 昆明

在三十四年九月以前，那還是找點沒有營利的時候，筆者在渝東街作過一次調查。知道總有六十九家商店。那裏面，有珍品行二十二家，專門經營洋人皮服飾、珠寶、香水、口紅、玻璃之類的東西。那樣東西，要是根據過去財政部所估定的管稅國家外匯暫行辦法對件的進出口准許與禁止的條文，是一律也不能從英國進口的。那些珍品行的老闆都是從銀行、機關或者學校改行來的。資本最多的三千萬最少的七八百萬不等。每月收入最多的一千五百萬最少的三四百萬不等。另外有咖啡室四家，酒吧間一家，照相館一家。這二十八家商店都和洋人有著一層密切的關係。

其次她有三種受利日的人物。那就是一級賊做「國際賊」的女人，收賣美金的經紀，以及專門替洋人找衣服等性質的顧客。這三種人物都和洋人有一種密切的關係。

但在三十五年三月，她已經是扶職勝利的時候了，筆者又在渝東街作過一次調查。知道她有了一些改變。那二十八家商店已經減少了七家，珍品行少了四家，咖啡館少了三家。第三種最利日的人物也少看見了。而那一家酒吧間，那平頭酒頭的氣氛也在逐漸地變色了。

## X X X

抗戰以來，昆明市的商業部門中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下面筆者所介紹的這種新商業，都可以說是一些初級資料（Primary Data），是三十三年調查的。

最初的一個是書報音像店，音像

時代有一定，每天收入兩千元，支出一千五百元。

①他過去做小生意，後來擦皮鞋，營業時間沒有一定，每天收入三千餘元，一家三口支出三千元。

②他是上海人，過去在上海做排字工人，到昆明後在一家報館裏打廣告，後來又在幾家文具店掛牌兼

作機工，營業時間有一定，每月收入三百萬元，連成本，支出二百五十萬元。

③他是湖南人，過去當公務員，後來改行開咖啡室，營業時間每天十二小時，每月收入一百萬元，連成本，支出五十萬元。

④他是上海人，過去當保險公司會計，抗戰到昆明在一家報館工作，後來兼營一個家庭副業製牙膏，工作時間有一定，每月可出貨二十箱，托商店經營，可得八十萬元，連成本，支出五十萬元。

⑤他本來開工廠造洋酒，後來附帶開酒吧間，營業時間每天十二小時，每月收入一百萬元，連成本，支出二十萬元。

⑥他是上海人，過去當銀行會計，後來開珍品行，資本兩千萬元，營業時間每天十二小時，每月收入一千五百萬元，不連成本，支出六十萬元。

⑦她過去沒有固定職業，大概是跑國際賊的，伴舞就是友誼性質，跳舞時間當然多在夜晚，賣點沒有一定，每月收入八九十萬元。

跳舞後，筆者又把這些資料重新調查了一番。知道她被趕走後，她快要改行了，她後來監督高爾夫球場，擦皮鞋的也快要改行了。作機工的收入還

是三百萬元，還逐漸提高她底薪。開咖啡室每月收入減少了二十萬元。製牙膏底收入減少了一倍。開酒吧間的生意更差了，每月只能收入十幾萬元甚至幾元了。開珍品行底收入每月只一千萬元。但教跳舞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伴舞底也增加了一倍。

## X X X

昆明市和其他一些中國城市一樣，只是一處農業城（Agricultural Town）而已。由於抗戰，她也在急遽地變動着。第一個顯著的事實就是人口增加了，從十四萬增加到了三十五萬。再這些人底經濟生活互相擴大了，商業從二千四百家增加到了九千家，工商從七

家增加到了四十一家。手工業從一百五十家增加到了一千家，全店從十家增加到了七十二家。銀行從七家增加到了四十二家。如果從銀行櫃檯流通額這方面來比較，那樣經濟生活互相擴大的程度遠大於重慶。但如果從戰時購買力這方面來比較，那樣互相擴大的程度還要超過重慶。而因之，某些人底貪財觀念，人生態度也在互相影響，互相改變了。

那其實就是文化演進的反映。於是一方面，舊的經濟基礎在逐漸地被破壞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貧窮、資本和犯罪這些問題由此而生。這在開會兩節裏已經簡單地敘述過了。另外一方面，新的經濟基礎在逐漸地被構成了。這一節介紹的渝東街和幾種新職業以及下面的細節，也無非要站在這樣的立場來描寫出一個粗略的輪廓而已。

那其實就是文化演進的反映。於是一方面，舊的經濟基礎在逐漸地被破壞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貧窮、資本和犯罪這些問題由此而生。這在開會兩節裏已經簡單地敘述過了。另外一方面，新的經濟基礎在逐漸地被構成了。這一節介紹的渝東街和幾種新職業以及下面的細節，也無非要站在這樣的立場來描寫出一個粗略的輪廓而已。

「把織子和雜物消除之後就可以燒了嗎？」

「不行，還得要經過一些手續，還要放過掉碎鐵，裏面去拉碎，放過掉織機裏面去彈散，然後放過織機織頭裏面去剪成細絲了。」

於是我們走進了鋼線廠的工房，那裏面異常寬敞，明亮。經營織頭的都是些少女。她們十分熟練地把織頭裏面去剪成一捆一捆的細條，這樣的細條就可以被送過織頭裏面去燒成細絲了。」

於是我們走進了鋼線廠的工房，那裏面異常寬敞，明亮。經營織頭的都是些少女。她們十分熟練地把織頭裏面去剪成一捆一捆的細條，這樣的細條就可以被送過織頭裏面去燒成細絲了。」

負責人說：「這些機器還是二十八年後從印度運進來的，那是些美國貨。」

負責人說：「本有兩百多綫子，不過實際開工的只有七千多。」

「勝利後有沒有擴充的計劃？」

「想擴充到十萬綫子，由人民企業公司投資。」

跟着我們走進了一間小小的測驗房裏，都是測驗的精度的地方。一個女工臨時測驗給我們看，一磅的精度是 $0.05\%$ 。（未完）

美國共和黨

宋桂煙

本篇是她寄回的「婦女同儕」雜誌(Woman's Home Companion)。她說這是一本好書，——甚麼好處？——在十一月廿二大清早寄來的。若在德律芬地圖(ether M. Schlesinger's)女士，以收北大

和女同學的談話都已經聽到了。到了，十個女同學在大廳上的一個角落裏都收拾去了。當了監護的女教師來到我的面前，她說：「你不必再哭，你不必再哭，你不必再哭……」我聽了這句話，才停止哭泣，我說：「我沒有哭，我沒有哭……」

又流於多情國大眾情緒毫無要求。像這樣真要命，誰叫你真要命，誰叫你真要命，說什麼說什麼，聽說什麼聽說什麼，說說而已，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當時，旁聽的旁聽者都留在演講大會堂上。這裏坐著一排排的衣冠楚楚的有學有識者，聽過坐着一排排的窮愁公眾民。來自西方的葛底代英，和來自威士忌酒年在西雅士哥拉加華特（Lester Waller）的這爭取的風氣的大會開幕。「華盛頓聯誼會」的會員們，當時衝動的一時痛苦者也得到的時候。大家會面開會。參與這些演說的人們，就是「馬歇爾計劃」是軍事行動上的一個機關，這就是來自蘇聯蘇聯的國際主義者。

這就是這場氣氛尼亞州東州（Joe Pew）那裏的葛底代英的麥肯齊（Wayne McLean），前名是麥肯齊先生保守者，後者是自由黨人，即保守派者。繼湯姆的一個機關，究竟起什麼作用？——本來「保守的胡佛生（Bill Huhegan）和兩位老將軍的米特爾（Joe Bell），前名是「葛底代英，赫特曼法家」的一個機關者為主導，後來則以葛底代英為主導，兩人同歸於盡。葛底代英失敗了。葛底代英的「芝加哥總理局」的參事會竟有二位老將軍失敗了。葛底代英的「Colonel Mc Cormick」，前參議員麥肯齊任總裁候選人杜威

讀者或以次子許慶史家對於其父輩的那種嘲諷，而責成其  
舊的行誦而憤怒。但一本全集的調查，我們不妨向去查考店  
的舊書考，那說許慶史對於一九四八年於這些百九十色的美  
術圖錄，是不能沒有所取捨的問題。我們先「挑揀」了許  
慶史，然後「挑揀」起一八五〇年二月李維斯畫李開的黑木  
（Elipson），不大的那幅（pencil E. Bovey），才正式放映起來。

李培德(Arthur M. Schlesinger Jr.)博士，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教授，也是《歷史》(History)的編輯人。

我們的生活方式。一八五四年一月，南方化成羅切斯特的一個新州——堪薩斯州，即所謂「康塞斯·諾布拉斯卡法案」(Kansas-Nebraska Act)，大會欲取定區域安營試驗，以資助南方主張之餘。不料蓄奴制的各州，一時激情橫溢，聲勢洶洶。二月，史密斯以及和他主張相同的人士，便開始在城市中的民團，謀圖着尋求對於自由的否反勢。史密斯的貢獻，一而姑且說是為「康塞斯·諾布拉斯卡法案」的目的。二而擬定了次第；於是，我們便見有一個新組織，以及對奴隸制度的再廢除圖為其專有目標。該黨甚至曾為右定了一個名稱——那個是「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

為什麼叫做共和黨呢？現在美國的沿上，並不是一個新名稱。實在，托馬斯(Thomas Jefferson)的黨曾第一次自稱為「共和黨」，後來就成為「民主共和黨」，最後便稱為共和黨。當時之應用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舊羅馬的共和，而這些國都的黨派吸引在地主政黨中不快意的「自由主義者」，即所謂「民主黨」。並且，這個名稱還付肯定了往昔的共和黨黨員所持的，即謂人民中的大半數，有權按照自己的政治與經濟的觀點，並且這是正當地主們否認這種權利時加以進行肯定的。誠如麥肯齊(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派派系中所說：「共和政體的基本原則……是在根本大多數人民的公意得能表達。」

一八五六年，共和黨人以林肯頑固的統帥，在費城舉行第一次大會。「傑克遜民主黨」(Jacksonian Democrats)或「舊地主」(Old Democrats)，數十年以來，本來互相侵蝕着，現在都在亞拉巴馬州中擴大。這兩派爭執的大會選出了加羅福  
荷亞州的開拓者傑登山接隨家禽學會」(John C. Frémont's  
Free Soil Party)。其次則為新定制地主派選人。有人指著莫蘭  
而有詩才的參議院代表南開特羅貝亞的拉摩。林肯

(Abraham Lincoln). 在一個閒暇的晚上，他說：「你打牠嗎？」麥西拿大聲回答：「應該。我不會告訴牠是生食或熟食的肉？他的勇氣強，他的意志強；他一場戰勝了一個半歲大的小牛！」

我們聽得心痛，一八六年又是一場故事。林肯要捕老黃公鴿了。因為做了第一任的共和黨大總統，這個職務放縱他，他很驕傲，智慧深遠，又教給國家制憲。於是為難，其實這人耳目，於此無能於進者。並且因了他的智慧，共和黨乃得過於成功地趕走與有干涉的特質。因而在麥西拿大，這於是最高軍事長官的演說，中述美國長久的禦侮，還數無比，于今無人能出其範圍。他總於一八六年被刺殺，但他的死，不但不減低了他，倒更增強了他。這倒不是自己的無妄之比的氣勢，或力挽狂門情緒，差不多已與美國民主義的精義融合一形了。

在一八六五年以前，共和黨與其說是一個強大的組織，倒不如說是一群是十李寧，並且這群十李寧有其宏大的基本信條。及至一八六五年，這群十李寧忽然消滅了。南北戰役了，奴隸也獲解放了。一代的道德熱情注入了爭取人類自由的長期鬥爭。於是全國在慶祝之後，各人均懷豪邁情思，候日利用暫時的溫暖向各個階級發對的人上，一時間達到了氣度。他們乃發見在和平的局面之下政官的權力擴張更大。

假使共和黨在阿波馬托克斯（Appomattox）戰役後沒有真正的問題，那末，強硬的人士也是要繼續當方資生問題的。所以林肯遇害後，繼任的約翰生（Andrew Johnson）性情頑橫，至於物議四起，對於林肯的政策，心有顧慮力不足，於是便有一班遺忘歷史的人士另起爐灶，創造了新的政綱。其中有許多分子甚至謀共謀圖於一八六〇年的危險的通敵派。他們說，共和黨必須利用保城關稅點補工業上利用土地擴用點補鐵路，並建立有利於債權人的貨幣制度。

不消說，這時頭分工業界的利益，是無可指摘的。演講請教的聯邦黨（Federal Party）便曾如此做去；但其政策顯然顧全到全國的財富。而這老戰爭以他繼承聯邦黨與蘇格蘭的傳統的共和黨，對於真正有深淵和教風度的個體人物。

這一派的頭子當然中於工業發展，沙半耐基（Andrew Carnegie）之於鋼鐵，洛奇泰格（John D. Rockefeller）之於石油，喜雷（James J. Hill）之於鐵路，（E. H. Harriman）之於鐵路都是。結果，他們慢慢本改變了美國的經濟背景，而在兩代的時期之中，便真下了今日美國世界霸權的基礎。因為工商界將人本的標準都吸引去了，所以只留下了一堆財富的界限。卡爾某曾經得意忘形地說道：「在美國，政府所要做的事只是一些職上沒有聯繫的青年才俊和在事業上未者成就的人士所考慮的事。他們不過是代理人罷了。」

• 金言集錄 •

威權。這兩句話是很易明白的。假使共和黨在戰時果然是全國主導的政黨，那末，戰事結束後，便應仍保持為獨立場，使國人不至忘記民主黨是遠遠優勝的政治黨（在北方為財政黨（Copperheads））。在南方為叛亂分子。因而在一八六八年共和黨人就改變了沉默寡言而天真易與的戰勝家格蘭特（Ulysses S. Grant），他本來可以改是承認民主黨錯誤的）出來而為大總統。而自那以後，他們便要擡出一枝樂隊，稱為「揮舞血衣」（Waving the bloody shirt）的戰略，意謂每次大選，必求在內城上再度勝利。有一個頗著的共和黨演說家說道：「每個人，如果想抵抗天所造就的老族，便是一個民主黨，每個人都，如果想要滅這個國家，便是一個民主黨。……朋友亞伯拉罕·林肯的那個黨，是一個民主黨。……勇士們啊，你們英勇的舉行上的等第前高，都是民主黨的朋友。」

但是，在這無可奈何的費國主義大門之後，却有小狐狸們在候着地盤喜根特哩。喜根特將軍自己瞧着他們的政府成了一個混亂和污穢的外匯場，却束手無策。中樞要員，無一不卷入舞弊，至於不堪收拾。喜根特的私人總管貝考克上校（Colonel Orville E. Babcock），利用他的白宮（White House）爲方便之所，因而在自己便僱了貪污的調度人——賄賂機關包廬水機工程，曾予承包人五十萬美元，而該承包人則供認該項工程價值十七萬五千美元。財政部長因過濫用公帑被辭職而於一八七四年先繼退職，陸軍部長亦於一八七年因規避彈劾而先請去位。這便是一個外華內虛的時期，有一個歷史家會叫之爲「大欺時期」（Era of Great Babes）。

在十二年以前，這幾十字真諦是怎樣的情形呢？原來的共和黨員，見了葛爾登政府中的同志已經更林肯的積極政策，而落到淮海主義和聲名鶯鶯，痛心之至。於是社會反對以威制處的獨裁們，驅趕反對喜根特的政府。結果便是共和黨中的中心衝突的第一大爆發——一方面是欲使黨專爲全國謀利益的人士，一方面是欲使黨專爲個人謀私利的人士。至一八七二年，遂有一部分黨員拒絕對喜根特再度當選總統負責，而另起爐灶，組織「自由共和黨」（Liberal Republican Party）。他們的頭領美國人格利利（Horace Greeley）是一個無能主導，向來反對以威制處，我選的結果却是敗北。但見到張揚的裙帶與勾結，而暗中却仍從各企業公司接受回扣或禮品，以爲在國會中予以照應的條件。因了此種情形，是「自由共和黨」的活動仍然運作異常，顯示他們在那「大老闆」（Grand Old Party）中，仍保有道德的活力。

不貪贓，却也不妨礙他含貪的分子做官。」但是「堅定派」的方法，雖說明自舊制的貪污改造了一半，但並仍不免參用之舞弊。公共政策決不能完全風靡於公開的巧取豪奪。於是舊幹部中又產生了一個小組，出面相與競爭，有一堆呼聲」（Hailstones）之稱，領導者為當時國會中的銀子黨固生（Maline）代表白蘭英（James G. Blaine）。堅定派與譙派之間的差別，一部分便是由於關於人物和後古的幽空。但這兩派對於政策也有舉大的分歧。白蘭英的思想，日甚不賛成特土地撥給特殊的鐵路，或為著某種種工業而增加國稅，却主張制定全國性的審訊計劃，使開稅、預算、及土地撥用均得到公平適切的分配。他堅定派是「虛政或敗壞的鉅黠……黨中九死一生的壞蛋。」工商界的資本領袖，也贊成這種意見。

一八六四年，白蘭英成就了他的著志已久野心，得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他的號召名，引起了自由共和黨再度背叛。白蘭英自己的亞職中雖有一部分含有真正的政治家風味，但是他在財政的處理上，頗有貪污嫌疑，當其行政初期尤然，並且他總允諾在內政改革上持有切實的指揮，但是他的方案之為懷疑制度的產品的色彩過濃，要為其失著。於是共和黨中發稱「超級黨」（Mugwumps）的獨立分子走出來了。當民主黨提出紐約州長克利夫蘭（Cleveland）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超級黨分子便歸附到他的旗幟之下。自此以後，互相攻擊，兩不相下。民主黨的攻擊集中在共和黨的攻擊則集中於克利夫蘭的私生活，控訴他蓄育有私生子。「媽啊！媽啊！爸爸在何處呢？」成了共和黨的戰鬥吶喊。民主黨於大選後對於這種吶喊，應答道：「到白宮中去了！哈！哈！哈！」到得這次鬥爭的末期，白蘭英在紐約的言論便漸無人肯聽，人們甚至指他是忘誠，武俠，和革新黨的敵人，於是許多分子都轉向民主黨，而紐約州和舊都發克利夫蘭奪去。

白蘭英和他的偉大的模範人物克萊（Henry Clay）相同，始終未能當選大總統。但是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於一八九七年當選大總統，而白蘭英的思想却確曾於他逝世後三年在麥金萊的政府內成熟。對於麥金萊，却對於白蘭英相同，共和黨並不是個人營求的工具，却是一種廣泛的保護商業計劃的工具，其目的實在於加強美國國內工商業的力量並促進其在海外的商業發展，所用手段為白蘭英的對等貿易約也好，為約翰遜（John Lyon）的「門戶開放」政策也好，為「美西戰爭」的立即擴大也好。

黃本來的編制藍本的總特兒。他雖為人所嗤笑，但實質上，倒真具有富於大膽的氣度，甚至還富於同情於工人。當「電利大團體會」（Union Club of Cleveland）的一八九六年因為擬設「尊嚴的過激派」而會約的時候，漢那便以嚴峻的態度審視各個同志。

他當時曾經說：「不會發生革命的。你們都是不中用的懦夫！」他從早年起，便對有組織的工人們極為友愛。當一八九四年鐵路工人罷工失敗的時候，他因而要歌道：「一個人，如果不同情於工人，真是該死的傢伙。」

但是共知黨的參政員和漢那的思想，其中還有許多因由，是高爾而具政治家風度的，但仍不能適合今後二十世紀的需要。參政員在於一八九六年打擊網論，仍是繼續著未能消滅的不滿意分子的基本原因——權力集中於聯營公司及托拉斯之勢，日益蓬勃如故。雖然，有若干新進的共和黨員，認取參政員和漢那的領導，既危險而又不能適應民衆的需要。這些青年黨員都是共和黨主義之反對奴隸制度的老十字軍傳統的承襲人，其站在最前頭的代表是一個滿懷豪氣而謹慎試試的人物——其人即西俄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本刊告事  
一本刊道教改增我行有聞  
一概停止請問諸希  
謹諒如蒙訂閱無任歡迎

本刊第十五期所發表朱福奎先生「如鑑定金圓券的價值」一文，因負責校對者記憶複校，致誤植甚多。除向作者致歉意外特為聲明勘誤於後：

卷之三

原  
文

一五



## 早春(續)

端木蕻良

跟着一邊給我換衣服，一邊數落着我：「你出去這半天，把奶奶想得什麼似的，你為什麼就不好說一聲，奶奶被下人罵到處都找到了，那裏有個影兒來。這年頭兒馬蹄兒亂的年頭，要是有個一差二錯，可怎麼辦，你一年大二年小的幹，以後可聽點兒說吧，別人的心都爲你使壞了，你連看見都難看見。」我故意塞進去她的話，穿了衣服，洗了臉，三步兩步就往外面跑，一出門正和她撞了個滿懷。

媽媽看見了我，便喝住我，我還好在地中心垂手立站。

「你真跑，你這樣野馬，要不給你拴上了籠套，天下也會大亂了的。」我擋住了媽媽掀起來。

「你不要以爲我輕飄飄的放過你讓你去的，過後我還要和你算賬的，一會兒你就知道我的厲害。」

「媽媽，姑姑來了。」我擋住了媽媽掀起來。

「你出去一百次也可以，可是咱們家沒有這樣出去的規矩，你爹把你們交給我，在我手裏出了錢，我可是扭不起的。」

「他陪着你上天我也不管，我可扭不起。現在我有事，等我回來了，我才上路。」

讓你知道點我手裏的厲害。」她在箱子裏翻出一些單據貼子，拿着匆匆的便走了。走到外屋她和下人說：「告訴大管家的，把派出去的人都叫回來，把大門上了。炭升好了嗎？」我才聽不進去媽媽的話，我連想都不想，一溜煙跑到姑姑那兒和我姑姑斷續在一起。

姑姑問我做些什麼，我說我畫了很多畫。她讓我拿來給她看，我從畫匣子裏檢出來，她最喜歡我臨寫的郎世寧的香妃像。我的心又都跑到姑姑身上，方才和金枝姐說的什麼話作的什麼事，我都忘得誰知道跑到那兒去了。我說姑姑我給你也畫一張好不好。

姑姑說好的，要是畫完了，她用金鏡框去裝起來，我說不好，我本來想說用柳枝兒的，用柳枝作鏡框該多好，光滑嫩綠，還帶着一種清香的苦味。但是我想姑姑一定嫌她貴氣，我就有說。我要用一滴一滴的水銀用絲線串成珠子，遠遠的看見，還像在鑲嵌似的，姑姑讚我美。我自己也覺得美，差不多一時被那幻想帶了走，姑姑和我說話，我幾乎沒有聽見。提到柳枝我就想起森林的事，但是在眼前一幌，就又靜下去了。

姑姑說：「過幾天跟我去吧，到我那兒去，我陪着你到野外去撒野，好不好。」和姑姑在一起，不到野地裏去玩，我越指着他成人。我真想，他要大會

說話。「你今天跟我睡好不好。」姑姑笑着問。「姑姑比媽媽好。」我還得學着會說話。「跟我去吧，離開媽媽了嗎？」姑姑這着問。

和姑姑好，不是姑姑做的兜肚我不穿。我母親在外面吩咐了一陣子，便讓姑姑似的回來陪姑姑說話：

「我也風起來了，好像又是做姑娘時候了一樣，嘴也拗不住了。做事也沒個譖了，反正他也沒有在家，依着我們捉妖吧……我讓他們生火鍋子，我們一邊打扇子一邊吃辣子。」

姑姑說：「哥哥要回來，一定說我

把嫂嫂教壞了。把節氣都給改了。」

媽媽推氣的說：「我們再過一個禮時她們還在一個床上睡，媽媽就又恢復了沒出嫁的姑娘似的生活，和姑姑有說有答。媽媽檢着她喜歡的什麼給她吃，差不多有時都要親手給她做，姑姑也過來幫忙。一邊做一邊笑。媽媽有什麼新鮮的衣料，或者打了什麼新奇的首飾，都翻出來給姑姑看。或者什麼靈驗的女人的藥，也要分給她吃，什麼買西藏紅花，或者用家製的鹿茸配的百補養榮丸，都是事先就用梨木製的匣子分出來，包好了，用棉花裹好，預備走時好帶着。她們每回都有小玩意兒互相贈送，或者她的一隻帶彈簧的小鏡子或者她國的一隻辟邪小古錢，或者爸爸帶回的法國的香面子，放在衣服裏不會發蛀生霉。或者幾個奇異的鈕扣，或者一個繡花的針插。我姑姑嫁給馬家，她家是很有錢的，是亮禁獨戶，他家又有世襲的功名，又是最大的土地的領主和

她。我姑姑出嫁是經我爺爺許配的，出門的時候，單是鞋就做了三百雙。枕頭頂子掛滿牆。因爲姑姑和我爸爸感情也好，陪嫁的地就有五十晌。爹爹說是送我越指着他成人。我真想，他要大會

淚你是擦不淨的。反正我也老了，一個年也是過，兩個年也是過不是。」然後又正經的說：「還不是因爲你回來才年青了嗎？」過了一會兒才又說：「我真是常常想，咱們女人爲什麼一定要出嫁呢，明知道男人沒有一個好的，還得送上门去上當，讓他們挑肥揀瘦，說短道長的得弄够了，人也老了，罪也還够了，把一羣孩子向你懷裏一推，管孩子去吧，你生下來的，你去管。從一娘一升而爲老媽子，外表上看着真是一品夫人了，誰知道心裏吃進去多少愁心苦。本來他生的這龍子龍孫我也管不起。我也不過是怕孩子們長大了埋怨我胡塗吧

在那幾個愈去去了，他們怎樣我也管不到了，路遠山遙，我怎能使上心，也不過是怕孩子們長大了埋怨我胡塗吧。我越指着他成人。我真想，他要大會

## • 故事集 •

恨我，他又是最小的，現在家裏又沒有男人，天天和女人們跟前混，我這個孩子將來長大一定不會快活，我想怎能把備放在一個粗拉拉的野地方去，留着人家拉木頭，放牛羊，變成個兩裤子樣不動一棒子的打不倒的該多好。我任着他們將來苦點累點心裏到快活，就算我做母親的對得住他。我這輩子就是聽說做不着做不着，但心裏總是一個閑兒似的，就拿我說吧，我就埋怨爹媽一輩子，我嫌到他們這深宅大院的，我可真不快呢！」

姑姑笑着說：「你別在這個兒勾引我，你不是做樣兒給我看嗎？你要成心惡我，我就走。」

母親忙說：「到底走誰家的人，惹不得，這裏有說他們爺們什麼呢，你這兒就給報仇了。我不過一年到頭可下子看見了殺人了，順順倒倒的說得點兒吧了。而且，你也不總是易容我好像享了福不是嗎？誰知道也不過是牛斤六兩就是……！」

姑姑故意俏皮的說：「誰不知道哥待候得好，你就是怕我傷心，故意這麼說就是。我是還不進去的。」

姑姑說：「真是親生的兄妹呀！幸而我還沒有在你跟前說他什麼，要是背地裏講了他什麼三妻四妾，你還不一下子的告訴了他才怪。」

姑姑說：「好嫂嫂，別講些愛話了。」

我把關性帶去，行不行？」

姑姑說：「可是一言為定，別到時候捨不得。」

姑姑說：「我不會留他的，今天一天，我少操一天心。」

姑姑說：「可是一言為定，別到時

個從小就是這樣的，長大了比他爸爸還要豪邁！」

姑姑把我摟在她的懷裏，我心裏雖然想起金枝姐，但看見姑姑體面照人的

臉，又聽她亂七八糟的事，心裏都飛到這上邊來了，那裏還記起金枝姐。姑姑一邊和媽媽說着話，一邊逼着我玩

一個空架子，裏邊紙有開支沒有進項，如今我到成了敗家子兒了，在我手裏往外送的不知有多少，可是拿回來的一個小錢也沒有。方才不是又付了兩筆，都是閻王爺追命的錢，過一個時辰也怕錯投了胎的，一五一十的拿去了，天天活著就是爲了這個。」

正說着話兒外邊飯開上來了。跟姥們過來請示，媽媽請姑姑到飯房吃飯。母親真正的姑姑生了鍋子，但是鹿肉，狗肉，野猪肉都沒有，銀魚冰蟹都是乾了的，野雞肉紙好用家雞肉來替代，羊肉是現殺的，還够肥，白薯是早就泡上了丁的，味到下來了，酸菜是在缸底子裏搜出來的……母親說：「這個就叫做鍋子罷了，我們不過是借題目做文章，鍋子是個障眼法，我們捉弄是眞的。」

姑姑說：「這是親生的兄妹呀！幸而我還沒有在你跟前說他什麼，要是背地裏講了他什麼三妻四妾，你還不一下子的告訴了他才怪。」

姑姑說：「好嫂嫂，別講些愛話了。」

我把關性帶去，行不行？」

姑姑說：「可是一言為定，別到時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後來一出嫁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替人家生兒育女了，自己落得牽牽扯扯，什麼心思都沒有了，看什麼也沒有滋味，腦子裏七零八碎，上上下下，就算白活一場，我就說什麼興家立業，賢母良妻，都是胡說，一句話活受罪，還不如死了好。我不是三杯酒蓋了臉，混嘴胡說，實在是實話，反正我也是老嫂子了，你不會挑我，我有話不和你說，和誰說去。」

姑姑笑吟吟的說：「嫂嫂說的都是

我心裏話，我不過就是不想說就是。我自己就說，要不是失了體統，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通呢。嫂嫂……姑奶奶滿了酒和母親吃了——杯，我拿起了酒壺，又給她斟上，也給母親斟上。

姑姑素興把那金鎖子的彈簧按開，從渾圓的胳膊上褪下來。把它交給湘蕙收了。便和媽媽說：「你戒心，想灌醉我呢！我喝不了多少的，你這樣一邊用火

烤着一邊讓風吹着，回家要傷了風，我要找你的。」

媽媽說：「好，我們不吃酒，我們

吃菜，總而言之，我們怎樣講話有理，你要真的傷風了，我也喜歡的，你可以多住幾天，我天天侍候着，你也不會遭罪的。明天咱們找樂子，唱大戲，我們

要盡量鬧他一下去。活了這麼大，幾個

春天是我們自己的。」

姑姑故意放下筷子說：「必是哥哥來信了，說明天就要回來吧？」

媽媽說：「咱們理他呢，我都七老

八十的啦，我管那些，我們不還是過體自己年紀了。就好像咱們又回到作姑娘的時代了，我常想，那時候該多好。姊妹們有說有笑，白天在一起，你打我，我碰你，看什麼都有意思，看什麼都好笑好玩。白天你描個花樣，我繪着合包，晚上出門像扯拉狗兒似的，排成大隊。睡覺時滾成一個團，你爭我，我爭你

# 聯合大會特輯 (二)

## 初期的印象

在這民主集團和共產集團逐漸地壓不相容的局面下，這次聯合國大會如果不說成爲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搖籃，便要成爲世界第三次大戰的溫床。那些脚命出席的重要外交家們究竟準備在這次會議表演什麼呢？他們究竟選擇和平抑是戰爭呢？這是每一個世界人民所最關心的問題。

但在大會開幕的這天，東西集團，就爲着柏林事件相爭不下，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英外相貝文、和法國外交部長許曼，在會前開過秘密會議，商討如何對付蘇聯。當這各國外長都欣然落座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却沒有露臉，叫許多代表們，都感到異樣的不安。

會議所在地位樂宮外面，迎賓館的靠岸的旗竿上，插着白花的象徵和平的聯合國旗。爲本年九月十七日，在盡地給阿爾之爭作調人的貝那多特伯爵及其助手基羅上校之死難，而下半旗誌哀。這一樁連串的可悲的事情，使人連想到和平在今年，還是流年不利。

法國大總統戴高樂和在閉幕典禮的演辭中說：「那

謂着明天就可以安心地過着好日子，不必再擔心國家安全生命保障的千萬人民，都惟恐失掉這世界和平寶貴的機會」。

大會主席柯林頓外長布拉瑪里亞，在演說中，呼籲和平：「世界不可能祇是兩個國家的對白，也不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獨白」。大會主席改選的結果，是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外長伊瓦特當選。事前法國報紙都揣測，阿根廷外長布拉瑪里亞當選的機會較多。他的票數，沒有伊瓦特多，落選了，這是拉丁美洲集團的一個失敗。

在選舉大會下的六個委員會主席時，又反映出東西兩個集團的鬥爭了。比利時外長斯巴克被英國代表團提名爲政治委員會主席候選人時，蘇聯代表便提名

波蘭代表郎革，以相對抗，但終以東歐集團勢力孤單，以七對四十八落選。剩下的五個委員會主席的推選，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也會經三次兩番地推薦他們中意的人物，但都沒有成功。

大會裏最惹人注意的人物，恐怕是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了。他一走進大門，無數的攝影記者，都擁上去，爭取一個最好的鏡頭。英國外相貝文也很引人注意。蘇聯因爲外長莫洛托夫沒有來，團長由外次維辛斯基擔任。他代表蘇聯政府提出蘇聯的建議案，演說時博得了長時間的掌聲與歡呼聲。

爲着「柏林之圍」而引起的「莫斯科會議」已經延續兩個多月了，但會談時斷時續，仍然沒有結果。在馬歇爾抵達巴黎之後，立即在法外部召開三強會議。要把「柏林之圍」提交聯合國大會解決。英法兩國多尚有點不願意和蘇聯抓破臉，所以主張繼續商談，理由是「交給聯合國也不會有結果」。

當然，每日四千七百架的飛機，運輸物資去救濟二百五十萬的柏林西區居民，負擔實在太重了，也難怪美國着急。美英法除開三外長以外，把在莫斯科商談的代表顧問專家調來還不算，另外還把德佔領區的軍事統帥也請來商談，看形勢顯然十分緊張。

女代表雖有好幾位，但最出色的要推印度代表團團長尼赫魯之妹潘迪特夫人了。她雖披着斑白的頭髮，但在美麗的印度特有的長拖及地的「紗籠」襯托之下，顯得十分大方。在會場裏，她熟人多，人緣也好，所以顯得十分活躍，因之也得到大多數代表及觀衆的讚美。另一位受人注意的女代表，是美國代表團的羅斯福總統夫人。

倘以團結力量來說，恐怕要推阿拉伯集團及南美集團了。當舉行選舉時，他們一投票不是阿拉伯便是埃及。南美集團在推選各委員會候補主席時，也十分表示着利權不外溢的原則。同樣膚色而團結力最差的國就是兩個陣營的外交政策發生激烈爭辯的據點。儘管這種爭辯不會有什麼效果，但是兩個陣營的對立及其衝突的遠因，總會被暴露出來的。

## 美蘇的鬥爭

求  
仁

聯合國成立的旨趣，本來在於「促進國際合作，保衛世界和平」，這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及其人民所對它寄託的希望。不幸企圖樹立世界霸權的國家，自第一次聯合國大會舉行時，便有意使這個保衛世界和平的神話轉變質，破壞聯合國憲章，摧毀國際合作所依據的原則，並更進一步想把它變爲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

戰後三年以來，美國獨霸世界的政策，一直與聯合國的基本精神相對立；它一直爲使聯合國成爲它自己的合用工具而努力。它爲了達此目的，第一步是藉手取消否決權，第二步是準備把蘇聯排除聯合國。在聯合國第二屆大會席上，它會提出了建立「和平安全委員會」的提案，這個委員會包括五十五個常務委員，而五大國在這個委員會裏是沒有否決權的。這樣，便使安全理事會等於零，而聯合國的存在也等於零了。

蘇聯爲了要抵制美國的獨霸和他自己的利益，在前次聯合國大會中，曾提出實行國際裁軍和廢除原子彈的議案，因而博得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的讚許，便是美國，在世界和平的壓力之下，也不能不表示接受這個原則。

在一九四七年第二屆聯合國大會中，美國因爲硬性取消否決權的辦法行不通，乃設法迫使蘇聯退出聯合國。他們建議成立「小型聯大」，一期使完臺的聯合國劃分爲二，一個是以美國爲首的英美集團，另一個是以蘇聯爲主的東歐諸國。繼又成立巴爾幹委員會，朝鮮委員會等組織，以孤立蘇聯。而蘇聯和它的所謂衛星國，却並不退出聯合國，仍爲爭取世界和平及促進國際合作而繼續努力。

在本屆聯合國大會舉行的今天，東西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因而分歧也愈甚。因此，聯合國就成爲兩個陣營的外交政策發生激烈爭辯的據點。儘管這種爭辯不會有什麼效果，但是兩個陣營的對立及其衝突的遠因，總會被暴露出來的。

## 簡談大學任務

劉永復

### 論評事時。

如所周知大學這個教育機構在實際的表  
現上是相當龐大的，它的一切設置陳列……  
可說是金錢指揮最大的場合。它的任務從外  
表上看去不外是知識的灌輸。然而我們知  
道，理論的灌輸，并不是僅限於學校，學校  
以外的社會正蘊藏着無窮盡的知識，「社會  
就是大學」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的。而且進  
入大學是一種花錢非常龐大的行動，它的所  
謂灌輸知識更受着某些限制性的條件。在印  
刷術發達的今天，書本的價值很低，以少數  
的金錢可以購買大數的書籍而且這些書籍是  
你所心愛的。當你在社會中一方面從事書本  
的研討，一方面從社會中找出相引證於書本  
中知識的經驗，對於你的學問修養是遠甚於  
讀書在大學園地的科學為多。照這樣說：大  
學並無有存在的價值，然而事實不然，自十  
五世紀以來大學却風起雲湧極盛一時。事實  
告訴我們大學在今天社會中是有其絕對存在  
的價值的。

為什麼？這就來談到大學存在的理由  
了。曾經有英國哲學家懷黑德教授（P. G.  
H. H. Whitehead）在他的大學及其職能  
(Universities and their Functions) 一文  
中有過申說，他認為大學的任務乃是在保持  
知識與生禽等同的聯繫，在聯合着老年人  
和青年人對於學問共同想像的討論」。這思  
是說大學是灌輸知識的，然而這是想像的灌  
輸知識。這裏所謂想像，懷氏的註脚說：乃  
是不能和事實分離的想像。這個想像就是照  
事實的一種方式。而它的任務，就是在映  
出適合於事實存在的普遍原理，然後再由這  
些原理帶領我們理解的境地找出一致的  
可能性」。懷氏的理由是值得我們採納的。  
一個大學應該在它的前途構造上要呈現出一  
個新世界的理知的遠景。在保持生禽等同的  
原則帶領我們理解的境地找出一致的  
可能性」。

事實能啟示出滿足的任務。  
青年人是富於想像的，年老人是偏於想

想像的，然而當年青時就把想像給以記憶化的訓練，這類想像足可以保持終身的。年老些的教授們，他們覺得想像有紀律的鍛鍊，他們從豐富的經驗中強壯起來。他們的想像足可以保持與發揚光大了。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過份誇大了大學的任務，在這方面心理學家却按下了引證：他們由實驗中找出經驗與想像的結合，的確的是發明的刺激。大學是發明的園地。說他是文化的保持者與發揚光大者並不為過。

務的必要。我們不希望如何做到創造文化的理想——當然如此更好，至少今天大學的任務要達到保留文化與溝通文化的地步。偉大的原子能時代從外國大學的教育中個人產生了出來。由研究而發明，由想像而創造。新世界理知的遠景在不斷的展開。今

天我們再不能讓我們的文化開倒車。我們的當敵者，在這方面是要加以警惕。放寬教育管制的尺度，協力來開放大學學術自由的風氣。這不是為我們自己著想，這是為整個中國民族文化前途的問題著想。

一九四八、十、七、

## 成功多在校外

呂良棟

### 獻給投考而失敗的英雄們

拆開一封來信，劈頭一句就使我感染到不少陰沉的氣息，「日昨閱報載北大之新生榜示，弟又名落深山，甚感慚愧，至為痛苦，真是死路一條……」我不忍再看下去，不用說這又是一位落第考生的呻吟。這幾天各大學正紛紛出榜，一打開報紙看到廣告版那一塊密密麻麻的十幾行名字時，心裏就會要上一個問號「落第知多少？」每個學校的錄取比率起碼是在二十以上，試問那佔絕大多數的榜上無名的考生將往何處去？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中學畢業唯一的出路就是校考大學，現在此路既已不通，他們怎能不惶惶，呻吟？在未投考以前，每個人都憧憬着大學是個皇宮，是座超度凡人到成功之路去的橋樑，是自己一生的轉折所在，現在落第了，無異是跟着前途路絕，美夢打破，誰怪他們更悲傷。尤其是一些投考多年的「老童生」，今年再沒有取上，那就已應了一句俗話叫做：「貞婦死獨子，絕了望。」他們多牛以為這一輩子是再也不能機會深造了，將來更休想會有什麼成就。十九是頹喪地收拾書包回家去吃老米，或是找個小學教員做飯，抑鬱一生，白嘆命薄。這些投考的失敗者的形式主義、是傳授主義、是書本主義、是知識本位主義，是高不可攀主義。在大學的環境內我們看到的是年青人的頹唐，是帶有灰色的保守，是那些為黨為派的爭鬥場所。於是富有的想像的大學生不願想像了也不能想像了。善於把經驗組合成想像的教授，也不願意或不能夠去執行他的任務了。大眾各站果真是個十全十美的讀書地方，每個人在歸來後總會有什麼成就？士九是頹喪地收拾書包回家去吃老米，或是找個小學教員做飯，抑鬱一生，白嘆命薄。這些投考的失敗者，他們的確值得同情和援助，有些人生張多說先修班和春季班，還當然可以拯救一部份人，但是對於全部的落第者仍然是無濟於事，而且先修班設立過多等於不設。真正有效的辦法還是要從挽回他們灰冷的心理做起，使他們自力更生，拿出真氣來去自我奮鬥，相信不進大學也能成功！

基於這點，所以我首先要奉勸落第的朋友們應該想開一點，不要死心眼兒以為大學

若也是學術的，現在却在考古學方面嶄露頭角，取得院士的榮譽，說到底洪深當年是在清華理學院畢業公費赴美留學陶冶工業的，請如此類的例子，學生不應舉。他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全靠自己的興趣和始終不斷的努力，因為離開學校以後才有更多的時間供自己利用，才能集中全副精力去研究自己所愛好的學問。落第的朋友們；希望你們不要氣餒傷心，無時無刻不可求學。俗話說：「一條大路通羅馬」，祇要自己奮發用功，不甘墮落，遲早總會出頭，記住成功多在學校之外！

一般大往往易把大學當作是抬高身價，讀書龍門的一條大路，所以無論貧富良莠，中學學業之餘一齊湧入了考場，結果縱使錢打開了一箇書庫的鑰匙，有否成就，還要看你自己的用功，如果自始就把它當作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那就根本錯了。美國大學裏有幾句流行的話說：「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什麼都知道，到二年級時知道的就少了，三年級知道的更少，到畢業什麼也不知道了。」從這裏就可看出大學到底是怎麼一個地方，它是這樣的空泛渺茫，要想真正研究學問，還得自己認真地去埋頭用功，儘量

是賴廢者的樂園，還是及早打起精神，收拾一綱來投考落第的哀傷去，去向生活學習！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有氣魄的話：「丈夫應以能力勝過命運。」你不妨把它奉為圭臬，社會之大，何處不是學問，祇要你不隨世俗沉淪，遲早總會成功。

力，這反倒是一條捷徑，一條成功的捷徑！

我勸你切不要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這

是賴廢者的樂園，還是及早打起精神，收拾

一綱來投考落第的哀傷去，去向生活學

習！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有氣魄的話：「大

丈夫應以能力勝過命運。」你不妨把它奉為

圭臬，社會之大，何處不是學問，祇要你不

隨世俗沉淪，遲早總會成功。

## 如何為失學青年着想

朱育人

今日中國大多數青年皆為大學的金字招牌所迷惑，暑期各大學的考區湧着來自各方的考生，在炎熱的日光下，汗流浹背的在這一校到那一校的趕着辦報名手續及應試，由於報考人數的太多，結果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被推下失望的深淵，以他們在海內外的這一切，絕不是在考後才知道的，因自復員後這種少骨多的情景即告產生。可是十數萬青年人為什麼得不到報名的來自尊煩惱呢？追本溯源，這種現象不外是由於馬歇爾將軍所說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性的控制」與不合理的中等教育所形成的。

——我國政治腐敗，早經國內外名流學者昭然揭示，今日已為人所公認的事實，現政府中自高級官員始即派系紛然，各立門戶，互爭權勢，陰謀篡政，藉作政治資本，以苟謀為服務之目的，私人利害重於一切，謀職須求門路，做事要靠後台，懷運提喻忠貞亮節之士，多不見用，吹牛拍馬誑謠奸詐之徒倒反多高踞要津，受過高等教育而不能讀書或文憑若神符，不管你的辦事能力怎樣，先要問問你的資格何如，他們寧願用一些花天酒地沒有學識的大學生來滿足光榮，却不知用一些精明強幹知識豐富的中學生來實實在在

的課點事情，這暗形社會中的中學生的處境真是太可悲了。

其次再講到我國的中等教育國內教授，專門知識的中等學校實在是少得可憐，即以培養國民教育的教師的師範學校來說罷，其在中等學校中的比例也是佔得太小了。別的職業學校更是寥寥無幾，殊不多覩，絕大多數皆為普通中學，學生的所學亦僅為各科的極普通的知識，術無專精，到社會中去服務不特不為人歡迎，且所學非所用，方炳四驥，以，落第的朋友們，與其化上這麼四年工夫去大學裏走一遭，到頭來還是懊惱地要在社會上創造自己，還不如從現在起就去埋頭努力，這反倒是一條捷徑，一條成功的捷徑！

我勸你切不要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這

是賴廢者的樂園，還是及早打起精神，收拾一綱來投考落第的哀傷去，去向生活學習！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有氣魄的話：「大丈夫應以能力勝過命運。」你不妨把它奉為圭臬，社會之大，何處不是學問，祇要你不隨世俗沉淪，遲早總會成功。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裡面有許多權威學者的教授，可以聽說著述地給我許多寶貴的啟示，但事實大為不然。裏面不但沒有一些權威學者，就連一些安份守己的教書匠都少有。這大學的教授和講師，除極少數專任的以外，大多數都是兼任。他們住在離學校較遠的上海。因為他們還有他們底事業，到這大學來教課，只是想多賺一點鈔票而已。這一來，他們當然不會安心教課了，記得從開學以來，我同幾位教課的先生，除開上課（通常常請假缺課）之外，根本就難得有碰頭的機會，我上課等於聽留聲機，抄下的筆記還是幾十年以前的老古董。我真不知道這些先生到底在搞什麼把戲，所謂誤人子弟，一點兒也不錯。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裡面有許多

我十分難得地考上大學。同時到這大學來上課已經快一個月了。在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面，我可以說大略嘗試了一點點大學生活的滋味。我感覺到失望了，因為事實與我原來所想像的相去甚遠。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裡面有許多權威學者的教授，可以聽說著述地給我許多寶貴的啟示，但事實大為不然。裏面不但沒有一些權威學者，就連一些安份守己的教書匠都少有。這大學的教授和講師，除極少數專任的以外，大多數都是兼任。他們住在離學校較遠的上海。因為他們還有他們底事業，到這大學來教課，只是想多賺一點鈔票而已。這一來，他們當然不會安心教課了，記得從開學以來，我同幾位教課的先生，除開上課（通常常請假缺課）之外，根本就難得有碰頭的機會，我上課等於聽留聲機，抄下的筆記還是幾十年以前的老古董。我真不知道這些先生到底在搞什麼把戲，所謂誤人子弟，一點兒也不錯。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裡面有許多

的課點事情，這暗形社會中的中學生的處境真是太可悲了。

其次再講到我國的中等教育國內教授，專門知識的中等學校實在是少得可憐，即以培養國民教育的教師的師範學校來說罷，其在中等學校中的比例也是佔得太小了。別的職業學校更是寥寥無幾，殊不多覩，絕大多數皆為普通中學，學生的所學亦僅為各科的極普通的知識，術無專精，到社會中去服務不特不為人歡迎，且所學非所用，方炳四驥，以，落第的朋友們，與其化上這麼四年工夫去大學裏走一遭，到頭來還是懊惱地要在社會上創造自己，還不如從現在起就去埋頭努力，這反倒是一條捷徑，一條成功的捷徑！

我勸你切不要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這

是賴廢者的樂園，還是及早打起精神，收拾一綱來投考落第的哀傷去，去向生活學習！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有氣魄的話：「大丈夫應以能力勝過命運。」你不妨把它奉為圭臬，社會之大，何處不是學問，祇要你不隨世俗沉淪，遲早總會成功。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裡面有許多

的課點事情，這暗形社會中的中學生的處境

真是太可悲了。

其次再講到我國的中等教育國內教授，專門知識的中等學校實在是少得可憐，即以培養國民教育的教師的師範學校來說罷，其在中等學校中的比例也是佔得太小了。別的職業學校更是寥寥無幾，殊不多覩，絕大多數皆為普通中學，學生的所學亦僅為各科的極普通的知識，術無專精，到社會中去服務不特不為人歡迎，且所學非所用，方炳四驥，以，落第的朋友們，與其化上這麼四年工夫去大學裏走一遭，到頭來還是懊惱地要在社會上創造自己，還不如從現在起就去埋頭努力，這反倒是一條捷徑，一條成功的捷徑！

我勸你切不要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這

是賴廢者的樂園，還是及早打起精神，收拾一綱來投考落第的哀傷去，去向生活學習！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有氣魄的話：「大丈夫應以能力勝過命運。」你不妨把它奉為圭臬，社會之大，何處不是學問，祇要你不隨世俗沉淪，遲早總會成功。

我原來想像中的大學，以為裡面有許多

台灣的教育有問題

夢  
君

河通記

現階段的中國教育，整個的說來，都是有問題的：所以才發生種種弊端。但目前的台灣，較其他收復區的教育問題，尤爲嚴重。因爲光復不過三年，而受日人統治却有五十餘年之久。日人所遺下的毒瘤太深入人心；非有詳盡周密的計劃，實際接步成班的治療，不能發生功效。

在日人統治時代，甚至在光復後不久，據說——那時記者尚未到台灣——台灣的社會狀態，與光復三年的今天，已有大大的改變——愈變愈壞。一些良好風氣，都慢慢地消失，而染上了內地流行的各種惡習氣。這是什麼原因，這就由於內地人教壞的。也無怪台灣有識之士，對內地人多少還有一點仇視的心理了。

政府對古歷很重視，所以  
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  
都有因地制宜的一套特殊辦  
法。至於其效果如何，不在  
本文範圍之內，姑不報告。  
但在教育方面，政府却是沒  
有注意到，也許因爲在這種  
歲亂時期，軍事政治和經濟  
問題，特別重要，以爲教育  
問題毫無宏旨而疏忽了。其  
實教育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忽視了教育問題，一切辦法  
都難期有重大的效果。

談到教育問題，大陸上可分為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兩大類。台灣的教育情況，是很多內地人士想知道的，記者請你答覆所及，向各位報告一點，也許不是全面的呢？

所謂政府主導的社會教育，在內地各省也沒有什麼成績表現；台灣更談不到。這裡所指的社會教育，不是政府教育機關施于台灣的社會教育；而是由內地來的官商仕女們，在有意或無意中，給予台灣的教育。

這會會所的古北市，有「小上海」的稱謂。最顯著的貴婦小姐們的洋式服裝，高跟皮鞋以及各種舶來化粧品，應有盡有了。最新的一九四八式的流線型汽車，最新的一……總之，在上海能享受到的東西，都不缺乏。終日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奢華無度的生活，都是內地人領先倡導。因此便引起物價和內地一樣的流動不止。社會從平靜轉到混亂。台胞看到這種現象，所起的反應

的物品以外，其餘的都買不到了。連雞鴨蛋等只相差二十二元的東西，這幾天市面上都很难買到。本省公賣局的土庫香烟，以前市面上多得很，但自實行配售以後，也經買不到了。上海煙因此身價一躍百倍，風倒的狂漲。小公務員能戒的戒了，不能戒的人無形中又增加一兩倍的負擔。買黑市物品，只有本省人才能買到……因此種種原因，人心便日發浮動起來。都盼望加薪或照金圓券發薪，但兩者皆無音訊。

現在我們再談台大的教育。據報上的消息，三年來台省中小學和學生的數量，都增加很多。表面上數字是在進步中。但同時在事實上也看到省參議會，對言論大膽表示不滿的責難。即因是本年度台大所招新生中，只有五分之一是台籍學生，其餘都是內地學生。理由台大的經費，完全是台省人民的血汗錢，本省人民的血汗錢，應該用為造就外省學生才，不該拿來造就外省學生。這件事已鬧了很久，其中

所以台胞對國文、英文和中國地等科的知識，根本沒有。但都會寫日化的漢字。在街上遇見黃包車夫或黃牛車夫，會講不能達意時，你都可以筆代口來交談，便是問證。

等於天亡了。他們即使是有錢的！其他各科書，也不會讀的！其他各科書，也不會讀的！

教本，也多採用內地中學教科書。學生們連教師的話都難聽懂，怎麼能聽懂書中的內容呢？從內地來的教師們，又多半不是師範學院畢業，沒有學過教育課程，也不知道教學法；或者是一老教師，却以內地學生水準，來衡量六七十年代的學生。因此本來是平平常常的，到此也變爲聾人了。

談起話來，便很自然的我對學生：「啊，笨得要命，無死我啦！」從來沒見過這種

三

的是非，記者不想在這裡提

的見識看來，目前的學校教育，有些類似「標榜助興」而徒具其表。

以上所述各種事實，其  
原因當然不只一端，但內地人——尤其是官商兩界的人士們，應該捫心自問，他們

麼古籍學生考取的這樣少呢？當然是程度較內地學生低一些，而且內地的優秀學生，也沒推測古籍考取上大的多。這

育，有些類似「精英教育」的旗號。

是商路學來的種種花樣？誰教給他們的？如果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不僅會令白北市腐化了，其他各市也難免不達到同一結果。記者顧曉所

微歸到台灣有上大學的，因以更可知古晉學生程度低落，到什麼地步。但這能怪古晉學生不好嗎？絕對不能！因爲在日人時代，據說古晉的國民教育很發達——

的，少數是簡單沿襲及吸收的。到過內地，略通國語的。所以他們講話所用術語和辭句，多半是內地官話，學生多聽不十分懂，因為他們聽

有達官貴人，太太小姐，如大老爺商巨賈們請求，你們那種窮酸化生活，奢侈習性，當全國行動偷懶國的今天，還是收起來吧！別把它原封不動的帶到這片惟一的乾淨土地上來。更希望真實的政府國，別只管唱高調，要切實作的推動勤儉建國運動，務實務本深入的學習，對浪費奢華等行為，切實作有效

育。但中等教育却規劃得很嚴密，上大學更不必說！所以一般人受過國民教育以後，就從事低級工作，即使受中等教育，也只限於職業教育，不能研究高深學理，而且學生一律走讀——現在仍將如此。這當然是由於日本人用心之狠毒，不使台灣知識階級增加的原因，但日人的國民教育實是完全侵入的教育。

那的課月不談，只就國文一科來說，雖有注音符號的輔助，但要在短短的三四年之內，要這些學生單能作一篇通順文章，說一口流利國語，是絕不可能的事。英文也是這樣的困難。他們既不能使用這兩種基本工具，她如數理化史地等科，如何能學得好呢？！更何況這些東西，生以讀書為目的呢？

的影響，別讓上流的老虎，又到台灣來吃人。同時要盡力負責任推行社會教育書。來切實教育台灣的老百姓，讓他們仍保持原有勤苦耐勞，儉樸質實的良軒習慣，對祖國發生愛護的情懷，否則的

肖劍凡到重慶人的新官場上，他會見了一位高目的吉胞，他對二次大戰結束前的各種熱事，都很熟習。但光復後的很多事情便不知道了。原因是以前他入過盲啞學校，有盲文報紙可讀，現在卻沒有。

最重大的錯誤，就是把  
初中所用的課本，一律在  
內地中學相同的本子。以  
文課來說，初中多用中華文  
選，高中多用開明國文讀書  
選，雖然在內地認為這是教科  
書，在以前還能當教科書，  
生的呢！

前邊都是不準許進去的。

因為日人的氣役政策

俗淺易的教本，但到台灣被

十七年夏我父母逃亡。七年後子女又流浪。東北所代人都交的是學運。流亡在平津的東北四五千學生，住廟堂，睡走廊，風吹雨打，吃不飽飯，讀書還無消息，他們傷心的說：「我們不如豬狗，豬狗是有主人照應的」。

年來，以東北軍閥關係，師生心理上大為不安，無一不醜陋還校風潮，一整學期是在半停頓狀態下荒度。學生不甘心腐爛在「精房」裏，肯進取的，就是炮火的，賣盡身邊所有，成羣結隊入關境。到了北平的學生，他們承認在「精房」裏被磨鍛到了一種程度，半年來沒有好好上課，以往所學的也不夠用，雖然向平津著名的學校，但無力參加轉學考試。所以他們希望教育部在平津「寬收嚴教」，給他們一個新的上進機會。流亡入關的東北學生一再增加，兩個月以前，東北人士在南京呼籲，教育部才決定在北平設立東北臨時大學，在平津設兩所臨時中學，只是一道

流亡在平津的東北學生

生！」在教室運動不聽就發火氣，罵學生笨，不用功！很少能夠稱稱善説的教學生書，當年到中學的成績又如何呢？這豈不是禍苗助長，徒勞無功嗎？

適合他們的程度和需要，慢慢的由淺而深。最主要者仍是積極推行國語國文，因為這種最基本的工具不備，其他一切都是白費。此外專科以上學校招生時，決不應使古書學生和內地學生立在同一地位競爭，否則古書學生永不會勝過內地學生。這並不是寬容古書學生，使他們不能趕上內地學生，而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事實如此，不能求之過急的一種過渡辦法。因為中等學校畢業的古書學生，現在既未受專門職業訓練，政府又不能使其每

的，這不是又造出很多高等游民嗎？內地各省此弊之流毒已很大，台灣也要步其後塵嗎？

在這天災人禍遍及全國的時候，台灣省是唯一安定和平的乾淨土。政府和人民都重視官的前途，都不顧官也落入同一潮流之中。台灣在日常生活習慣上，在人情風俗上，因為有過去的訓練，都較内地為好。只要有計劃，用來公守法的人，實驗苦幹下去，前途是很光明的。當然方法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還是先從教育方面着手，才能達到理想境地。

快的由南京傳到東北，各報  
大學標題，說是收容東北流  
亡學生，有了費，有書籍，  
有住處，從此被耽誤多時的  
東北學生，如潮水一般涌進  
關里，由一千增至五千人。  
到北平以後，北大只有黃寺  
的三棟房子，陸中連影子也  
沒有，學生一批接一批的走  
進廟宇與雜民所，原在東北  
的各學校，還留有少數走不  
動，或不想走的學生，守着  
如死過人的空空教室與宿舍  
。關內外東北教育，一個不  
徹底的教育計劃下，半身不  
遂，甚而四肢廢散，對學生  
不能救濟，反而造了孽。關  
於設立北大，各方有這樣一  
個意見：照今天東北情形來  
看，大學教育，絕不能兩正  
軌前進，憂心不安（長春大  
學，六月初旬遼寧教育廳  
吳希庸來平，請求國立院  
校到東北去招生，六月廿三  
日衛立煌總司令電清華多派  
人去瀋陽設招生處，並可補  
助用費。東北國立各大學隨  
便遷走了，高中學生沒人管  
，混亂程度一至如此，各校  
當局與教育部如再向東北人  
解釋？

學在火鍋中，是半調節由吉嶽（一牛至瀋陽），教授不齊（沒有一校二系有足數專任教授），既不教書，也不能讀書，教育還在此時就應該有個斷然立定，秉性下令國立各院校遷平，集中為聯大，或分別上課，如此比之另設臨大，凡是教授圖書，儀器，都有點大學樣子，辦大學不是搭棚，今天動工，明天完成，那麼將來給予學生們的是什麼？現在是臨大一定要設立，原在東北的各院校，照樣繼續辦理，弄得虎頭蛇尾，兩邊全夠大學條件，同樣是「精房」要泡爛了學生，一個新計劃，找不出半點好處，如何收回，或重新訂定。

管不同，就選數千學生永遠流落，耳不聽心不煩的惡疾，要不得。臨大負責人談起東北私立各院校，他們另有一個理由說明，不能兼容的原因，確是接近實情，「還有幾個私立院校在東北繼續招生，收了學費，發給一張學生證，學生拿着進關，要求入陝大，應大必有人滿之患」。曾在南京要求設臨大的東北土紳王化一對私立學校的這種行動大為不滿，又一位東北人士認為東北最高當局不能再放任，一定要干涉那一些假教育家，教育部也不能視若無聞，讓他們做教育生意，負責辦教育的把教育本意完全糟蹋了，去受教育的也被教育耽誤了。送到北平的東北學生幾次招待記者控訴：我們失去了考國立院校

沒有完全做到，教育局的命令，  
令知先到平，除國立院校學生  
生外，不收容私立院校學生  
，理由是私立院校未立案，  
學生無學籍，或未全部停辦  
，如果這些全是過錯，不能  
加在學生身上。學校未立案  
而招生開學，是教育部不管  
，朱家驛部長，經其保奏領  
的東北教育觀察團，黃會魁  
督學先後到過東北，也觀察  
過各校，為什麼任其濫收學  
生，不就地下令封閉？今天  
反把學生當罪人，于情于理  
講不通，未呈報停辦是學校  
的責任，如瀋陽私立中正大  
學，瀋陽私立女子文理學院  
，瀋陽私立渤海大學，長春  
私立松花江大學，如一律風

的（天津于五百中學生北平五百人）中學生一個欺騙。湯校長不能入關，教育部改委留平的長春辦公會議會議長張澤學署辦天津臨中，候校長不露面也不辭職，教育部就另派別人，早點撥款，限制經費，不必再拖，拖並不得好處，各地方當局不能不到好處，各地主之領，協助找校址，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

院七十二人住膳房，宿舍已裝修的私立中正大學四百六十五人，先簽收七百另六人地性營地五處。舊稱立河北法商學院五十人住金陵大旅館，濟陽私立東方醫學院，五人住濟濟寺，具春已搬停辦的私立松花江大學四十七人住吉本會館，校舍濟陽中學達修庭一百十人住濟濟寺，具春

五十人住美琪電影院楼上，具春已停辦的公立松北中二百餘人住青年旅館，這當當立師專五十六人住國子監畢業其所，以上三千五百六十餘人，不在地大車客之內，由

華大調查收容的，或由各校立師專五十六人住國子監畢業其所，以上三千五百六十餘人，不在地大車客之內，由

人每日由教育局發給玉米一斤，每頓飯吃兩個饅頭，副食費沒有，青菜鹽水，灌滿肚子過一天。有幾處借不到熱鍋，煮兩頓粥，找點鹹

菜，一出汗就壞了。住職民所的經理地，門口寫着「痛苦」兩字，真是苦了他們。

## 中港間的走私

巨浪

勝利報，由於幣值日低，經濟動盪，通貨充斥，輸管制度不合理，因而形成了走私這一現象，在廣州是一七十二行」以外，華人的另一行頭，在羅卓英任內，官商的聯合走私，是公開秘密的，我國是一個尚未入選國家，在當時廣東竟有「出超」的關稅實收數字出現。三十

六年一月至四月華勝關的「出超」額達二百七十三億元，五月貨物進出口貨淨值為七〇、三一八、三四六、〇〇元，比對「出超」為九、

六六六、八二三、〇〇〇元，精有經濟常識，與哈爾濱經濟市場的人，看到上列統計數字，都會知道這個所謂「出超」的數目，正是反映走私的猖狂。

宋子文民商下主事後，也是無法挽回這狂亂之狂濶。

海關私設倉庫少，而陸上之機器之流傳，又無法完全堵截，遂將香港分為不完全「土著勢力」，一亦官亦商的私私，是成了深衝，金圓

券發行的重要一環，宋子文除了僕僕風塵於粵港商討中

港協定之外，再度鼓起餘勇

來佈置下一箇嚴密的私網。

他首先統一特種機關系統，

由國防部第四軍車隊執行處

副主任王家槐負責指揮，成

立了水陸機械隊，出動海

軍第六砲艦隊執勤，在虎門

，炮刀門設立水面封鎖線，

在寶安，率先設立陸路封鎖

線，把新成立的美式裝備游

艇趕走，我曾建議，與礦果

僅存駐守的中央軍一至四

〇〇〇元，這日貨淨值為六、

〇、六一五、五二二、〇〇

〇元，比對「出超」為九、

九月份進口稅為金圓券九五〇、〇〇〇元，比之八月份減少達十多萬元。政府處在這必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下，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中港協定。作為國際一切邪鬼靈符。

本年度八月份華勝關進口

俱滿城滿谷，連街頭小攤

沒有缺少過，相反地是與日

俱增。

今年度八月份華勝關進口

稅為金圓券四〇〇、〇〇〇

元，法幣二萬億元，合共折

金圓券為一百〇六萬元，

九月份進口稅為金圓券九五

〇、〇〇〇元，比之八月份減少達十多萬元。政府處在

這必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下，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中港協

定。作為國際一切邪鬼靈符。

正如財政部關務署長張耀

運說：「我政府適應戰後本

國經濟狀況，爭取外國及貨

易等辦法因而所發生之紛

糾葛問題，因本國與香港境界毗

連，若無港政府之合作，自

難以解決。自一

九四七年起，我國政府即要

求香港政府完成兩項協定，

（一）為統制銀兌以協助中

國遏制黑市交易之財政協定

（二）為防止自香港大規模

走私往中國之關務協定。其

間經年，國立長白山範學院等

校址北平的學生也超過了一千人。他們將需要以東北生活

，只是無奇談。東北先修班

與教部蘇州先修班，聽說也

有了聲，只是無校寒客。而

多一倍，生活上並沒有痛苦

，只是無奇談。東北先修班